

憶臺雜記

餘姚史久龍原著
杭縣方豪校訂

「憶臺雜記」重印小記

方豪

「憶臺雜記」，餘姚史久龍追憶其於光緒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間旅居臺灣之作；因適在甲午前後，故爲臺灣近代史重要文獻。十餘年前，余購自臺北冷攤。有光紙，線裝一冊，分上下卷，上卷二十一葉，包括自敘一葉在內；下卷二十四葉。葉分兩面，面各十二行，行二十九字，全書約三萬字。在臺似無第二本。

撰者史久龍，字蓮蓀，別號「姚江藕中人」，題所居曰「味果寄舫」。自敘作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三月，去今近八十年矣。

光緒二十二年爲割臺後一年；來臺則在割臺前三年，值臺灣改省及被割之時。其行程起於杭州（據自敘），所記始於光緒十八年陰曆八月二十九日（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日）；是年陰曆八月有三十日，「九月初二三更至滬」。自杭州乘小火輪至滬，不需三日，疑自杭返餘姚故鄉，再經甯波乘輪至滬也。

九月初七日由滬赴廈門，初九經汕頭，十一日至廈門，十八日乘多利士輪赴臺南，十九日抵安平。

史君此行，謂係「仁伯（久丹）、翰臣（久青）二兄相招甚切」，二人蓋其親兄，書中又稱久丹爲「大兄」。

及抵臺南，久丹（稱仁兄）遣僕來迎，久青（稱翰兄）則已亡故，乃「與仁兄同寓旅舍，相與敘手足情」。初到異地，即逢二兄客死臺灣，其悲悼可知。久龍以下似尚有其他兄弟，故葉三下詩中有註曰：「伯仲中，仁、翰二兄及龍爲長；而在臺者亦惟仁、翰二兄。」

抵臺後，即在支應局襄理文案，局設於鴻指園，曾對其景色加以描寫。於當時臺南及安平情形，所述尤多。

次年（光緒十九年）正月，有嘉義之行，考察風俗、人情、駐軍

、市況、田賦等頗詳。

七月十六夜，附乘坐鄉試士子輪，繞道福州，至臺北一行。十七午至福州，對於中法之役，張佩綸不守長門，而守馬江，痛加指責。參觀船廠及馬關市街，亦有所評論。十八日，自福州至滬尾（淡水），乘斯美輪。另有「駕時」輪，則專行香港，此二輪在臺灣對大陸近代交通史上，頗具重要性，屢有人提及；而史君獨注意其購置之經過。

十九日，由滬尾至臺北大稻埕（今延平北路一帶）。長兄久丹（仁伯）適在臺北。以其書撰於割臺之後，故夾敘夾議，感慨甚多。

時臺灣海關設於滬尾、基隆、安平、旗后（高雄），史君亦留意其收入。至於在臺南、臺北不見一書坊，而謂文風低劣；又云臺灣獲登春秋闡榜者，多係粵籍，不知其正確性如何，但能注意及之，亦自不可多得。

書中對於割讓前之臺北市況、西學堂與番學堂、板橋林氏、艋舺盛況、北門外機器局、東門外商務總局、基隆至新竹之鐵路、臺北茶行、瑞芳金砂及煤礦等，均曾一一筆錄。

十月，史君奉派辦理滬尾鹽務，故書中對臺灣產鹽、管理與行銷、內地輸入之鹽（唐鹽）等，記述特詳。史君既留住滬尾，故對當地頗多瞭解，觀察至細，如形勢、砲台、中法之役、市況與洋行，以及全臺行政設施、南北東西之要塞、澎湖情況、官府收入、防營與屯營、械鬥、祀神與迷信、建築、特產、海鮮等，均一一爲之記述。

光緒二十年（甲午）正月，以事赴基隆，亦有扼要描寫。是年四月，決定改臺灣爲行省，乃擬一條陳，因奉調而未遞呈，但亦收入書中，主要者四點：一爲正風俗，二爲減田賦，三爲興棉桑，四爲改兵制。

五月，調職至埔里集集街腦務局；二十二日乘火車由臺北至新竹；二十三日乘肩輿至後隴；二十四日至大甲溪；二十五日至彰化。時臺中府知府爲陳文縣。休息二日，再乘肩輿，經南投而至埔里。對於樟樹出產之地、製樟腦之法、洋行之自行設廠、腦戶腦丁被生番之毀殺、防費之徵收等，記載可謂不厭其詳。

至六月中旬，史君聞知日人已進攻遼東，對於派劉永福守臺南，殊不以爲然。彼以爲「凡百蟲物，去其尾尚可求生，去其頭必至立斃」，蓋逆料日軍必傾全力以攻臺北。

此後所述爲全書最重要處，蓋當時湘、淮、土、廣諸軍雲集臺灣，邱逢甲建議招募義軍；尤以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作者以事赴臺北，多所親見。迨二月二十八日澎湖失守，李鴻章已赴日議和，全臺割棄，而民多不知。史君亦尙於三月二十日上稟撫帥，提出禦敵之道。

割臺之期既定於四月二十日，史君記至此，有云：「不禁上爲朝廷哭，下爲臺民哭，再爲四海之子姓哭。」四月初五日乃離集集而至南投。時各地土匪蠢蠢欲動，臺北方面於初八日來電，謂割澎不割臺，蓋欲藉以靖匪也。十八日史君先遣眷由臺北乘輪返回上海。時長兄亦已逝世。二十八日，史君在臺南，聞知臺灣民主國成立，唐景崧被推爲總統。

五月初六日，作者得知府允准，委人代理局務，乃返集集料理；十六日至臺南府交替局務。所記臺北方面之紛亂狀況，及四月十八日，唐帥（即景崧）家眷攜行李內渡情形，皆得自臺北友人函札，尤爲難得史料。至所記臺灣縣令、署雲林縣令，由臺北前來接篆，以及臺中知府鄧景嵩於十七日接印，「閩城文武紳董，皆依舊靴手版，冠冕趨跽，眞可謂好整以暇者矣云云」，實日擊者之第一手史料。

唐景崧於十二夜微服而逃，由滬尾登輪，經過情形，頗爲曲折，史君整言之。五月二十六日史君亦自安平登輪，返回內地。

計自光緒十八年九月十九日（一八九二年陽曆十一月八日）抵臺，迄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一八九五年陽曆六月十八日），共

在臺兩年七個月又十日。

當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刊行「臺灣文獻叢刊」時，余曾覓人繕寫，爲之標點，以備採用；終以字數太少，不能自成一帙而作罷。

光緒二十三年，即「憶臺雜記」刊行後一年，「餘姚縣志」重修竣事；二十五年，邑人邵友濂作跋，同年刊行。民國六十三年，餘姚旅臺同鄉，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本，付諸影印，吾友阮毅成兄爲之序，並蒙饋贈一部。余屢以史君行跡及所著書告毅成兄，兄以史君官職微小，修志者不入名宦；所著書亦未入藝文，頗以爲憾，久謀重印。余查縣志名宦宋有史浩；列傳中明有史琳、史立模、史記勳；清有史在朋、史在官、史湛；列女史姓者三人、史氏妻者十二人；列入選舉表者尤多，則史氏在餘姚文化史上固亦有其地位。乃略記史久龍氏旅臺經過，及所著「憶臺雜記」之史料價值，或亦浙臺兩省文化人所樂聞也。

今歲爲臺灣光復三十周年，「臺灣文獻」將出特刊以爲紀念。爰將史氏原著重鈔一遍，加新式標點，並校正一二誤字，付「臺灣文獻」重印，附拙作「重印小記」於文前，聊當小引。

憶臺雜記自敘

餘姚史久龍 原著
杭縣方 豪 校訂

僕以先大夫宦游，產於關中，自甲申迄乙未，始則隨侍維揚，繼則歸去武林，復由武林而遊赤嵌。蓋此一紀中，僕僕道路間之苦，猶其次也，而流離播遷之狀，殆有難以筆墨罄者。第以成童弱冠之年，而自東自西，海濫山陬，足跡所至，不下萬里，亦可云謂壯矣！古人於遨遊所及之地，類有剗記，非盡欲以昭茲來許，所以紀一己之見聞，而驗其學識也。維揚、武林名勝之區，人所共知，無待僕爲之記，且僕彼時年幼，亦不識所爲記。赤嵌僻居海外，初時人皆視爲畏途，近來風氣漸開，乃遽爲他人所奪。僕雖幸獲免於荼毒，安歸故里，而憶其風土人情，文章政事，時覺惘然有動於中，爰置一冊於案，偶有

憶及昔日之耳聞目見，以及身所親歷，並此次割臺議成，外侮內訌，官奔民走，種種倉皇離亂情形。凡僕之所曾經，所曾知，均拉雜筆之，舉一漏萬，勢所不免，而文人學士閱之，又必譏爲失晨之鷄也。然而僕實不敏，奚敢辭焉，聊書數言以爲引。光緒龍飛二十有二年，太歲在癸兆涖灘，三月日經大梁之次，姚江藕中人，蓮蓀史久龍，自識於味果寄舫。

憶臺雜記上卷

壬辰仲秋，余重定游臺之計，以仁伯（久丹）、翰臣（久青）二兄相招甚切也。遂部署行裝，於二十九日携眷起程。九月初二三更至滬，以候輪小住五日，至初七登赴廈門輪。當夜啓棹，初九至汕頭。廣東潮州所屬也。其地燠熱特甚，時滬上已需薄棉，而着單衣猶揮汗不止。予以小有疾，未登岸；但遙瞻甲第連綿，垣墉高聳，蓋亦一大都會也。輪舟停泊之處，時有携香橙來售者，食之甘鮮沁脾。申江此時則尚未有。又有携本處所燒之磁佛像，以及各種玩具售者，均潔白如玉，亦間有豆綠色及雜色者，殊覺可愛。輪舟於初十日復行，十一日晡時至廈。舍舟登岸，棲止旅館。又以候舟故，久羈矣！此地言語啁啾，茫茫莫解，無可與談者。悶則閒步山巔，瞻眺海景，波浪若山，舟舶如梭，洵足以擴眼界。但時見路側建小祠，如杭州之土地堂，然中則纍纍然人骨也。觸目狼藉，陰森可怖。且似時有人焚香，屋檐懸紅布扁額，大書「誠感」字樣。夫掩骼埋胔，仁者之行，苟此人骨爲有子嗣者，則自當安其窆，無使暴露；如爲無裔者，則既有人焚香懸額，亦宜共發惻隱，爲之痊諸原隴，庶幾亡者得以魂安九泉。何計不出此，而徒爲之焚香懸額？如謂焚香懸額者，力微不逮，則所處之祠何自而來？此誠不可解矣！豈此處之風俗使然耶？祇以言語不通，未能學入國、入境之間，至今猶莫釋疑團。十八日有多利士輪赴臺南，附之去。十九日申刻抵安平。此處爲臺灣南路之海口，波浪素稱

險惡，然亦有時。自四月至八月，逢天晴則波浪尚平，雨則洶湧殊甚，午前尚殺，午後猶厲。此數月，渡者咸有戒心。自九月至三月，則其勢稍減，然每值風雨，亦汨汨滔天，洪濤激逐之聲，徹於城廂，渡者逢此時，不敢以舟。多以竹筏上置木桶，令人坐其中，而以棉衾覆之始可不虞傾覆浪濕。緣內外港交接之處，有沙綿亘海底，名之爲鐵板沙。湧浪之大，以沙水相激使然耳。故此處輪船不能進內港，值風濤大作之時，輒赴澎湖避之，莫敢稍停焉。鐵板沙，即鯤身也。此亦天設之險耳。余是日登岸，時已黃昏，波平浪靜，毫無顛簸，及至岸，已將二鼓，不及入城，時仁兄遣僕來迎，即借宿僕之友家。是夜悉翰兄噩耗，次早赴其柩次哭拜，而後入城與仁兄同寓旅舍，相與敘手足情，娓娓不倦。是爲抵臺南之第一日。回憶由滬登輪，歷江、浙、閩三省洋面，經汕頭，抵廈門，達臺南，碧海風景，誠屬大觀。四顧茫茫，頓增豪興，竊念苟非饑驅我，何至磨驢，蹤跡又及赤嵌，而得賦曾經滄海難爲水之句耶？昔人云：「詩以窮愁工，」予則見以窮愁廣，詎非樂景乎？得即事並哭翰兄詩三章，附錄之。

八月江海平，趣裝自潮水。置身碧浪間，人憂我獨喜。蠕蠕天地中，形影相寄爾。何時非危機？何事非福履？放眼滄海濶，舉頭祥雲紫（由滬至廈海中曾見紫雲）。詎非一大觀，胡爲嘆不救？日逢展重陽，赤嵌境孔邇。老伴駕舟來，相逐登涯涘。始見無他詞，但詢人泰否。倅對語模稜，閃爍復詭譎。惟言大兄來，不及二兄趾。彼時玉漏深，不克踰城雉。午夜頻輾轉，狐疑百端起。翌晨倅愴言，二兄長已矣！乍聞驚霹靂，瞠目難啓齒。繼淚落如線，撫棺痛不已。仰首問蒼天，胡爲乎若此？年來陳人繼，薦食似蛇豕。豈盡運磨蝎，廈木聯踪圯？豈乏不龜手，藥籠不足恃？急趨見大兄，謁罷問此理。大兄長嘆曰：「命也惟任只。」余乃恍然悟，莫究此端委。

握手道殷勤，相慰毋過毀。方今共馳驅，璽命相倚。何必徒痛悼，楚囚狀可擬。即云初願違，三雁莫並比。

（伯仲中，仁、翰二兄及龍爲長，而在臺者亦惟仁、翰二兄）

夙覩先一、叟，難求焦肅美。（右即事五古一章）

荊枝並茂本同根，碧海遙遙繫夢魂。

每藉遺書敵雁序，時思縮地共鴿原。

派分流合心剛慰，氣肅寒嚴物剪繁。

最是傷懷開篋處，新秋手畢跡空存。

（兄係八月初五日逝世，七月二十一日猶致龍書）

遠道相招憫我孤，團圞手足共榮枯。

爲吟杖杜求同姓（鄭箋云同姓同祖也），敢畏臺瀛異坦途。

犯斗蹇猶靈苑處，修文賀已玉京趨。

早知鵬鳥臨凡室，悔待秋深到海隅。（右哭翰兄近體二章）

臺灣古稱毗舍那國，而人民輻輳，財物豐盈，則臺南甲於全臺。

故紅夷先據，延平後奪，皆以臺南爲都會。今之府署，即昔延平王宮

，道署皆不及其大也。自劉省三爵宮保奏設省治，而繁庶又當以臺北

爲巨擘矣！予旅寓小憩，謁支應局提調包哲臣太尊（容），相見之餘

，頗蒙青眼，約僕移住局內襄理文案。是局，設於府署右側鴻指園，

本府署之花園也。廳事宏敞，房廊清潔，廳前有假山數峰，中植鐵樹

四、五本，花開白色，晝綻夜閉，饒有別韻。此花須數十年一開，予

適見之，亦可云眼福矣！後應院西，有大榕樹一，合抱須四、五人，

老幹虬蟠，濃葉稠密，院大畝許，陰翳過之，云係延平手植，諒非誣

也。冬夜得感懷詩一章，附錄之。

玄默執徐首夏初，渤海解組朝丹除。池蓮雖戒勿剪伐，蟬聯開綻

花稀疏。食無魚兮待客薄，壯懷勃勃圖遠略。欲行未行猶躊躇，鴈行

隔海傳書約。仲秋趣裝不少停，赤嵌道視若門庭。斯時有友戒途險，

余曰巾幘限戶隔。同人祖道珍錯備，勸盡一杯情真摯。共言此去御羊

角，登程何與登仙異。余方執爵慚不遑，諸君何事故誇張。背城借一

知勝負，敢云遷地即爲良。英雄初皆無大志，不才況非干將器。奔波

鯤溟爲饕餮，差幸克敵手足誼。九秋鼓輪驅指東，滄海芻蕘應轟洪。

波碧日紅掩映遠，龍奔蛟走顧盼雄。行行履古毗舍國，竊喜堪免相

憶。忽聞仲氏早反眞。駭愕風雲太難測；此時伯氏亦通遼，重關鶴駛

大羅天。衆口鑠金能銷骨，薏苡明珠卸仔肩。同人謂我御羊角，胡爲

易仍占蹇剝。饑來驅我謀筆耕，孰知卞和空抱璞。龍圖太守幸多情，

溫厚笑不比河清。關室下榻入幕賓，感恩知己寸心傾。吁嗟事誠逆觀

鷄，海市蜃樓不耐看。破釜沉舟渡圓冥，邂逅半異夙肺肝。何期孝肅

最禮士，木屑竹頭亦異視。襍線短材藉鳩藏，磨礪踪跡休步趾。況復

廣廈萬間深，寄食勿擬同淮陰。比室繆彤（山陰繆獻甫茂才綸藻時，

包公延主西席，甲午已登賢書，爲包公之賢東牀）劉禹錫（劉翰廷兄

朝衡，亦包公之婿，時受學於獻甫先生），說經問字亦快心。無何熊

軾旋珂里，將謀窺窬安考妣。願生既得儲藥籠，小住爲佳還轅侯。丈

夫氣象欲巍巍，願連何必泣牛衣。阮籍途窮狂阮籍，途非故與籍相違

。世人胡乃不俟命，可知原憲貧非病。難食肉非毛錐相，喜絕交豈孔

方性？嘗聞物不固閉藏，一發無餘味鷄長。蚩蚩何獨昧物理，雄飛雌

伏費評章。又聞天將使建樹，玉成陶鑄經營苦。茫茫誰克識天心？願

沛流離畏如虎。不見寶劍埋豐城，豈幾幾沒千載英。雷煥拂拭華陰土

，風雲際會躍延平。不見良驥鹽車困，躑躅太行神疲頓；卒逢伯樂一

顧知，仰天長鳴俯地噴，自顧堪稱不世珍。焦桐權且代松薪，中郎豈

必難重遇。端恐懷才或未眞，筆談怪我似鋸屑。勿效豐干慣饒舌，芸

芸未必皆憤憤，起看明月光瑩潔。

臺南府城距安平鎮八里，城周圍約六里，東西長，南北狹，城內

繁粹之處，以竹仔街西門爲最，城外則以西門外之南勢、北勢街爲最

。閭閻林立，陳設璀璨，亦不亞於武林之清和坊，維揚之轅門橋，惟

所嫌者，房屋卑小，街道窄狹，攘來熙往，真有擊肩摩轂之狀。南勢

、北勢街之間以有各洋行，故房屋亦有巍然特出者，然均係漳泉款式

，如滬上小東門外洋行街者，然雖云宏大，其局面究嫌狹小耳。

府治設鎮署一、道署一、府署一、縣署一、按司、獄府、經歷、教授、訓導、縣教諭、典史各一。又設行臺一，始以備福建巡撫巡臺暫駐轡帷，繼則惟供歲科試之用。

鎮憲兼統鎮海各營，強半駐紮安平兼旗后等處，距城三四里，建營壘二，其勢犬牙交錯，頗稱雄壯，濱海建砲臺二，內外交顧，戰守皆宜。此次，日人起衅，前守者固棄之如遺，後守者亦未獲一用，有備與無備等，惜哉！

巡道兼按察使銜，每歲秋審，皆須赴北錄囚。未設巡撫前，尚兼學政，嗣以巡撫兼學政。巡撫如憚跋涉，則臺中、臺南二府歲科試，奏委巡道代考，故儀衛亦較內地為優，蓋亦以民情蠻悍，俾知漢官威儀之尊嚴，藉使馴服，然亦究視政刑何如也。

城內設支應局一，總司南路收支錢糧、兵餉。鹽務總局一，司南路之鹽務。臺疆鹽務與江浙異，其說另具於後。軍裝局一、電報局一、釐局則設於安平焉。縣署側有海神廟一，即天后宮也。中有百尺危樓，巍然高聳。登其上，碧海風景均歸一覽。至望海樓則在道署，未獲登臨，然是樓已可與相埒矣。

小南門內有火藥廠一，貯火藥之所也。廠左右均屬曠野，四、五人合抱之榕樹約十數株，修幹參天，密陰匝地，甚有其根皆見於地上。嵯岬蟠踞，一株之根占地畝許者，亦以大觀也。

安平設海關一，距安平八十里之旗后，復設海關一。旗后，即打狗口也。臺南海關釐金所權者，均以糖為大宗。而海關糖以外，尚有洋藥，數亦頗鉅。輪船出入，以十月至次年五月為多，蓋以新糖上市須發兌也。出糖之地，以鳳山為最；次則安平、嘉義，每歲以數千萬斤計。惟其色均係紅黃，故滬上不售，泰半運往東洋，彼再加以製煉，變為純白，復運至中國以弋利，可謂善經營矣！至華地，則寧波亦善製，故運寧者亦多，他處過問者甚少也。

余以九月至臺，其時只著單衣，尚揮汗不止。據久於臺者云，四時天氣無甚差別，大暑則稍加熱，大寒則稍加涼耳。乃壬辰冬，冷冽非常，仲冬杪，幾有雨雪之勢，余則御皮衣者三日，僉云，是創見也。

。癸巳甲午余均在北，其寒與江浙同，惟未見雪耳。土著均云所未曾經者也。豈此地將屬他人，而天於數年前即示變耶？

壬辰仲冬杪，北風怒號，海波掀天，安平口外，洪濤激射如萬馬奔騰，其聲轟轟，徹夜不息。支應局距海口約在十里以外，聞之至不能安枕。澎湖距安平二百四十里，風利時，辰發午可至也。嘉平朔日晨，有自彼處來者言，前數日風發時，有巨魚適為風吹至沙灘上，其長約五丈餘，困頓海濱，不能轉側，遂為鄉人爭鬻其肉以煎油，其肉多至百餘挑。魚哉！魚哉！其為白龍魚服歟？其為孽重貫盈歟！

臺灣地處海中，故秋冬之際，四處所發颶風，均當其衝。土人呼之曰「風颶」。洋人於此等事考究最精，每值風發，先一時香港必有電音告以風發自何方？何時？每刻行若干里？須經何方至何方？何時始息？於是，海關即懸旗告警，而舟子皆知趨避焉。

臺疆人民，均係由漳、泉二州遷來者。故言語與漳、泉大同小異。口齒訥訥，實難辨解。初到者，如無舌人傳言，則彼此皆屬捍格。余始抵臺時，深患苦之。數月後，始稍解焉。然居之數年，僅能聽聞，至效其言，亦不過十分之三也。如人曰「郎」，男曰「達波」，女曰「遮嫫」，飯曰「餵」，肉曰「馬」，我曰「娃」，事曰「獸幾」，有曰「烏」，茶曰「德」，菸曰「葷」，吃曰「夾」之類，齟齬屈舌，令人茫茫。至不必曰「免」，無曰「沒」之類尚屬可解。但彼於文，則人亦曰「人」，男亦云「男」。余嘗問彼等土音，能呼出者，能寫出否？應曰「不能」，余亦不過順其音而書之耳。如云彼所呼者，即係此字，則未必也。

癸巳正初，以事赴嘉義縣。縣屬臺南，距府一百里。早道乘肩輿，行二日。按臺灣一里為內地二里，故百里而須二日始到也。沿途所過鎮市，以茅港尾、下加冬為大，亦不過百餘家耳。餘則十數家、數家者均為小集。其房屋則皆卑小，鄙陋不堪。惟竹園及合抱之樹，在在皆是，頗覺可觀。蓋臺灣地居赤道，故竹樹皆不甚凋謝也。田間已有從事稼穡者，地氣之熱可證。已出茅港尾，過曾文溪，溪水尚小，渡以竹筏，面寬里許。臺灣每至夏秋，山水暴發，均由各溪而歸於海。

。當水大時，渡溪者恒兢兢業業焉。溪之最大而最險者，北路之大甲、防里是也。最長而最險者，南中路之濁水、寶斗是也。其小者，殆不可以數計。途中賣食物者，以山薯粥爲多，別無所售。而別物亦不可食。臺人多以山薯代飯，云多食可以益氣健胃，與內地相反。且患病多戒食米，而不戒食山薯。余初抵時，偶爲造化小兒所苦，衆皆勸余食山薯，初猶狐疑不敢，後試食之，疾果漸愈，此豈地氣使然耶？嗣閱本草從新，謂其補脾胃，驅濕熱，養血長肌肉。海濱人多壽，皆食此物之故。薯譜亦極贊其功。閩人以白蜜煮食，治下痢。又治婦人赤白帶，是足見其利濕熱之功甚鉅也。是臺人使病者食之，固非杜撰而無所本耳。

嘉邑素稱繁富。自清丈田畝後，國賦日增，民生日敝。說者謂臺民之田多係開墾荒野而得者。其始也，既非價買，其繼也，復不升科，現雖丈量無遺，於彼似無大損。不知當丈量之時，從事者豈盡仁人？私壑既盈，則豪富可免，賂遺未至，則飛灑無窮。事後亦間有一二更正者，然非有大力者莫克挽回，此臺灣通省之大敝政，不獨嘉義一縣爲然也。當事者盡昧藏富於民之義，惜哉！此余擬有請爲奏減之議也。

嘉義本名諸羅。林爽文之難，嘉民共舉義師，竭立守禦，不從逆黨。總兵柴大紀奏聞，純廟嘉之，錫以今名。

嘉義東南四十里有火焰山，火向洞外炎。洞口有樹一小株，日經灼炙，而毫不形焦，他物經之，則立成灰燼。屢欲往觀，皆以事未果。聞海外有火浣布，或即此樹所織歟！然今之碧眼賈之所市，亦無火浣布之名，誠不敢以臆斷也。

城內通市尚稱繁庶，惟其房屋規模較臺南又不如矣，亦止縣前一帶尚有可觀，其餘則自鄧以下無幾焉。

城內駐一參將，所統之兵，除本標外，有福建提標一營。關係平林爽文難之時留以駐守者。而此輩傳子傳孫，儼成世襲，而且狐羣狗黨，無惡不作，較之本標城守尤其甚焉，民人皆畏之如虎。其所札之教場，俗即以提標街呼之，行經其地，稍有不慎，即受其侮。嗟乎！

天下之綠旗兵大都如是耳。國家年糜費鉅萬金以畜養之，非但無益，而且有害，夫何謂哉？此予擬有裁守兵之議也。今果有是舉矣，誠可上爲國慶，下爲民賀者也。

城中賭風甚盛，又麻雀打寶等戲，皆上等之人爲之，次則本地之四色牌、打銅寶爲上下通行之具。四色牌者，按象棋之式，分製紅、黃、綠、白四色，此種屬可大可小之戲。最爲害者，莫如銅寶，其式亦以骨子分勝負。惟其外以銅碗盛之，故名銅寶。設銅寶攤之處，以提標街及縣前爲盛。每日自戌亥始至寅卯止，此六時中，起家者有之，傾家者有之，小亦至失業無聊。而本地之紳耆商賈，無不趨之若鶩，即官場中亦間有與焉者。尤可怪者，官睹之而若不見。官聞之而若不知。其或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歟？抑宗昔人之相戒，無動市塵歟？夫市塵爲納垢藏污之區，緩治之則可安，急治之則走險，固也。然果有大害於我民者，亦當毅然決然，芟之除之，惡可養虺蛇，而培稂莠耶？誠所不可解也。然而江河成於涓涓，燎原延以星星，其所由來者漸矣，且不僅嘉邑爲然也。

三月還郡，天熱，與內地五月同。禾黍已芄芄然如黃雲矣。可知地氣之早也。四月杪，送仁兄眷由安平口登輪赴北，是日，天氣晴明，初無甚風，乃駁船出口，而波浪洶湧異常，幾至不能穩坐。但見浪來，則駁船與輪舟艙面平，浪去則駁船與輪舟艙底齊。忽上忽下，人多欲嘔。予俟其登輪，亟返安平。險矣哉！

五月南郡大雨連朝，城垣官署圯圯者不可勝數，晴後霉氣薰蒸，較江浙尤甚數倍。而天時忽冷忽熱，善攝生者，皆易致疾。余時以繆獻甫先生、劉翰廷兄各返鄉赴試，遂自側院遷入正室，與包公對戶而居。院中大榕樹適當牕下，每至日午，濃蔭匝，遍室陰森，或坐或臥，毫無暑氣，中心暢適之極，孰知居未匝月，即患寒疾。迨愈後，而兩足如木僵矣！行動維艱，痛痒不知。直至抵北後，醫治兩月餘，始行痊可。其間之苦楚，實難忍受，不至成癱瘓者幾希！痛定思痛，方悟今日之患，乃昔日之快所致也，微乎！危乎！慎之、思之，天下事均宜是耳！

七月余附送鄉試士子輪，繞福州赴臺北。十六夜由南啓旋，十七午至福，行近長門，口外之水綠，口內之水黃，截然劃一，雖以并州刀斷之，亦不能如此毫無混淆。近口行六十里至馬江，自長門至馬江，港路曲環，山峰夾峙，雄關天險，莫與比倫，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而甲申法人之役，張佩綸一敗塗地。更可奇者，不在長門，而在馬江，不守虎口，（俗名五虎口）而守虎尾。萬古罪人之名，將何所逃？夫張佩綸者，使之久處於諫垣烏臺，爲殿上虎，俾內外臣工，人人知所畏懼。在國則可以清政治，在彼則可以保令名，計之善也。閩外之權，烏足當哉！非爲書生不足以言兵事，蓋言夸色厲之人，必不足以當大任。何則？言夸心必狂，色厲氣必虛，心狂氣虛之人，操筆墨以議論世事則有餘，執權衡以籌劃國政則不足。此其人，即使之爲太平封疆，猶有任尙之禍，而況使之爲亂流砥柱，詎無殷浩之敗哉？不然，諸葛一生惟謹慎之謂何？而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之謂何耶？

馬關設有船廠，係左文襄公所奏建者。規模宏敞，局勢整齊。夙所嚮慕。予因力疾登岸，予予前往，藉以仰瞻。船政衙門深重，不能入觀，但見其崔巍宏大而已。至其船塢，若者爲鐵廠，若者爲木廠，錚錚之聲，不絕於耳。適造一船，尚未告竣，觀其上指揮一切者係洋人也。吁！我中國學西方者，數十年矣，而事事仍須借重楚材，一日有事，則以他人所製之器還擊他人，是何異於逢蒙學射於羿而欲射羿耶？現在各處之製造機器等局，何獨不然耶？是非愚之愚者乎！

馬關街市頗爲宏廣，而氣象亦甚富庶，本擬往南臺省垣一觀，因恐輪舟須開，且予之腰痛甚厲，不良於行，是以不果。計馬關距南臺水程六十里，早晚有小火輪二次開往，甚屬便捷。南臺距省早道十里，須乘肩輿，此次適以疾阻，不能前往游觀，誠爲憾事。

十八日由閩開行，適天日晴和，月色尤佳，亦無甚風，日間尙覺顯燦，入夜則舟平如水矣。同舟者惟劉同民別駕（度）馮蘭笙（大鏞），餘無人。同民別駕，乃南豐循吏，劉蓮舫先生之曾孫也。好金石，善詩字。其行篋所藏漢魏碑帖甚富，予均獲展玩焉。在南郡，

無三日不見，晤則必暢談至午夜而散。本隸吳中仕版，以挂誤而來臺投效者也。是夜共步月輪面，清話連宵。迨進滬尾口時，東望日出滄海，雖不及泰山大觀，然其光華滉耀之勢，亦可謂見所未見矣！所乘之輪，爲臺灣商務局之官輪，名曰斯美，是輪專行上海者。尙有駕時，專行香港一帶，其中鋪陳局面，甚覺堂皇，迥與別舟不同。此二舟乃昔年醴邸閱北洋海軍時，初云擬至南洋，劉省帥派員洪姓赴德國定製，以備迎迓者也。每舟價洋十八萬元，而運費亦幾如之。洪以此獲罪入淡水縣監者數年。

十九日晨，停輪滬尾。是處爲臺北之要口，岸有砲臺防守。泊定後，換小舟倩小輪船拖帶，行三十里至大稻埕登岸。大稻埕乃臺北城外之鬧市也。時仁兄假寓試院，遂乘人力車入城前赴焉。

臺灣當奏設省城時，擬以臺中府彰化縣之葫蘆墩爲省治，故於葫蘆墩特設縣，曰臺灣縣，以其地居中權也。臺北府初爲淡水廳，嗣升爲府，另設縣仍名淡水。劉省帥當開闢草創時，即駐節臺北，一以臺灣縣屬所設衙署，一切佈置尙須時日，一以剿撫生番，軍械糧餉在北，便於調度。然葫蘆墩雖屬中權，而地面荒涼，人烟寥落，設縣尙可，設省非宜。自應巡撫扼臺北，巡道扼臺南，以成常山蛇首尾之勢。

愚初至臺時，即謂臺灣固屬南洋門戶，然由北至南，縱不過五百里，橫則西屬大海，東爲番界，無事時一巡道率重兵守之已有餘，有事時乃四面受敵之地，孤懸海外，必須閩、廣、江、浙四路合救，方保無虞。倘敵人南北夾攻，而我無應援，雖百巡撫亦必不守。唐微卿帥固爲無胆無識之流，劉淵亭軍門何以亦終於一通哉？可知其計之左矣！且日人未必不因設巡撫後，金、煤、茶、腦、糖各利大旺而始起覬覦之念也。予有句曰：地關寶呈天示警（言金沙旺也），市開商茂敵垂涎，不可謂非確論也。至甲午春經邵小村中丞（友濂）奏請，即以臺北爲省，方奉俞允，而戰事已起於高句驪，逾歲，遂以我之民人土地輕畀鄰敵，然不奪而予，殊非逆料所及，悲夫！

巡撫兼督海關兼管學政，海關在北，則滬尾、基隆，在南則安平、旗后，旗后即打狗口也。每年約共徵二百餘萬金。然北以滬尾爲大

，南以安平爲大，基隆、旗后不過附庸。但每年奏結徵數摺子只云打狗總口，其餘不登。以部中惟知一打狗口也。至文風則甚爲陋劣。予初在南時，欲購一書，而遍尋市中，絕無書坊。方以臺南係郡城，臺北當不至如是，乃至北，周行鬧市，亦復如是。其人於讀書一道，毫不講究可知矣！巡撫每逢歲科試，北郡多係自考，南、中二郡多委巡道代考。聞諸個中人云：其文竟有不可閱者，北郡以新竹爲最，中郡以彰化爲最，南郡以安平、嘉義爲最。然其上乘，終須推粵籍中人。粵籍者，係廣人住臺日久，而准其一體應試者。春秋闈榜，臺灣之獲登多係粵籍，是可證也。

欽差幫辦撫墾事宜，太常寺卿林維源，號時甫，本漳州人，至其祖始遷於臺。家住淡水縣鄉板橋，良田數千畝，藏錢數百萬，行商除臺灣外，廈門、香港無不有之。而臺北茶利、腦利又多係彼享，其富不但甲臺灣，恐亦甲念一行省矣。至其田則皆屬自行開墾而獲者，其銀則不知何自而來，其官則係報效軍餉而得者，所不足者，無子耳。其曾經欽賜舉人之子，螟蛉也。且聞彼亦係其父效鰥而負之者。其或以財旺而丁弱歟？其衙署建於大稻埕，外中式，而內洋式，雕牆峻宇，頗壯觀瞻，迨亦漢卜式之流亞歟！

臺北城內，惟北門街以近於撫署故最繁庶，次則布司前。其府前、府後等街，不過人烟尚稠密耳。至文廟、試院、淡水縣等處，直如魯靈光之巍然獨存也。街衢仿諸滬濱，然寬廣如之，平坦則初修竣時，行東洋車，尚屬快意。日久經雨水沖淋，崎嶇凸凹，在在皆現，而無人過問，車行其上，遂時有傾跌之虞，始勤終怠，此我中國之事事貽譏西人也。

西門內建有西學堂、番學堂。其屋皆仿洋式。西學堂者，擬延西人教西學之處也。番學堂者，係聚熟番之子弟而讀書之處也。皆爲劉省三宮保所創，嗣以西學經費太鉅停止。番學則延請名師教育，番童供其衣食，厚其獎勵，並定學額一名，以鼓舞之。數年之間，頗費心力，聞其中已有可造之才，乃其父兄固欲其回社，而不欲其受學，遂至事從中輟。若使教學既成，未必不可由漸而入，偏化梗頑，不意當

時官長遽聽其父兄之請，惜哉！且聞諸爲番學堂師者云：中有數番童回社後，起居飲食諸多不便，屢欲仍赴學堂，而均爲其父兄所阻，此尤可惜之甚也！西學、番學既廢，其屋皆空，若腦務總局、鹽務總局，若牙釐總局均設其中焉。至善後局則在藩署之側，軍械所則在小南門內，其規模甚爲宏敞也。

城中西、北二門爲通衢，東、南二門距番界不遠，寥落亦甚。南北長，東西狹，周圍約八、九里。出北門即大稻埕，出西門折而南爲艋舺。是二處爲商賈屯聚之所。富庶甲城內十倍，而大稻埕尤首屈一指。以其地勢濱河，輪船通於滬尾，火車達於基隆，各洋行均謁集焉。

西、北二門外途路，仿上海棋盤街式。中實石子，外夾石條，東洋車行之，毫無偏頗。道旁夾植柳樹，風日清和時，蹣跚游行，頗有歇浦風景。此路初係官辦，乃一經雨雪，而地皆深陷，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經辦委員因此獲譴，嗣經林時甫欽差包辦，始成坦道。然不能不有損壞之時，因以修理之責，使東洋車行任之，而不收其車捐，以此永克，如砥如矢。林以土著，而爲欽差幫辦，商而兼官者也，故尚無官樣文章氣習。此可知我中國舉辦一切，官辦不如商辦之精，商辦不知民辦之久，疊疊若若者，可知亟思其故哉。

北門外設機器局一，局勢規模均仿諸上海，以道員督辦之。工匠約有千人，每日辰進酉出。然設立多年，並未製造一物。日不過修理洋鎗，焙製火藥而已。所能者，爲各衙署中，或製一閘閣用物，或修一玩飾小器。各公寓內與局中人有相識者，亦可倩其代作。國家糜以鉅款，上下視爲重地，而身居其中者，惟藉此獻奇技於大府，飽私囊於一己，誠可笑而可痛者也。他處斯局，想亦不過如是耳；更有甚者，割地議定，膺斯局之任者，自應將其利器，或運或毀，免資敵用，即不然亦當棄之已耳，乃和議一出，即將其中之銅鋼等件，紛紛求售，售之不足，又將工匠薪水用餘款項侵吞十餘萬，雖事後褫革其職，烏足蔽其辜哉！此無怪乎我中國之國庫日虛，外侮日迫也！噫吁！噫！夫復何言？

商務總局本設於機器局內，嗣移至東門外車路傍之洋房。此處原係局房，初因以辦機器局者兼辦，故合而為一。後復舊制，故仍分之。東達基隆六十里，南達新竹一百里。赴基隆者，行三十里至八堵換車，日行二次。赴新竹者，過大橋行五十里至中壢換車，亦日行二次。辰開午返，未開酉返，以大稻埕為提綱。大橋即在大稻埕，以堅木鋼鐵造之，長約七、八十丈，寬四、五丈，施木欄分三道，中設鐵軌行車，左右行人，橋頭可隨時啓閉，不礙帆船來往，糜費四、五十萬金始成。沿途所過，鐵橋不一，皆不若此處之大，故名曰大橋。基隆一路至獅子嶺，須過一山洞，入其中黑暗如漆，行約五分鐘時。昔兵丁因開鑿此洞，而死於其間，不可勝數。新竹一路，行歸崙嶺，稍覺艱難。土性均不甚堅凝。而颶風淫雨，又復時作，故坍塌中斷之事，時有所聞也。

臺北茶市，每至二、三月間，頗為熱鬧。各茶行內，檢茶婦女，晨聚夕散，不可數計。每年出口約數百萬箱。茶釐局設於大稻埕河濱，年徵七、八十萬元。本係官辦，嗣因百弊叢生，遂為林時甫之族人包辦。其茶行於廈門、香港等處，多為洋人所購；內地則不行也。以其葉質既粗，而又生於深山，其性復寒，且色、香、味俱不見佳，洋人視之為藥，故尚樂飲；至我中國之熟讀陸羽茶經者，固不願服，即玉川子之奴，亦必望望然而去之也。

金砂產於基隆，聽民自採，官為約束。入山挖取，人須領牌。每牌日收錢二百五十文。本係設局，委員專辦，嗣改歸基隆廳兼辦。初不甚旺，採取者不過所入敷所出而已。甲午春，陡然大盛，甚有一日而採至數百兩者。於是，官民羣起，耽耽而視。時署廳篆者，即包太尊。知利既大興，害必叢生。因請另立總分局以稽查彈壓之。遂設總局於瑞芳店，設分局於九份、八堵等處。惟九份出金甚旺，他處不及也。甚有昨尚赤貧如洗，今忽作富家翁者。一時官為之紛然，民為之皇然，盜為之闐然。糾結繳繞，而不獲已。當時大憲復延礦師察礦苗之興衰，擬購機器歸官採取。礦師云：下有成塊如磚者。嗣以戰事起，遂中止。爾時基、宜相錯之區，無山不穴，無穴不深。而巨腹賈之

收買者，亦踵趾相接。甚至每兩金砂價至三十餘元。蓋收去後，一經洗煉，即成精金。携至滬上，可大獲利。然因之傾家者，亦復不少。且聞日人現在依舊開挖，而絕無僅有，繫何故哉？嘗閱臺灣志書云：金砂旺，臺地亂，蓋其盛也，正亡之兆耳。

煤礦亦在基隆，每年供本地之用，供來往輪船之用，尚須供上海招商局之用。每年所出亦復不少，惟歸商辦而不歸官辦，故其弊尚少也。

十月，予奉藩憲札，委辦滬尾鹽務子館。臺灣以新設省治，候補人員不敷遣用，故投効人員一律差委。冬月朔，接鈴到差。按臺疆鹽務，收售均歸官而不歸商。而南、北二郡，又有攸別。中郡則與南從同，省城設總局，綜核全臺。此下有總館、子館、販館。總、子館均係委員，而子館轄於總館。販館乃總子各館地界相距太遠之處，恐鄰館有冲銷情事，擇土著之可靠者，每年就其地認銷若干石。彼有微利可需，亦樂於從事。全臺總館八：臺北曰艋舺、曰基隆、曰宜蘭、曰竹塹；臺中曰大甲、曰鹿港；臺南曰安南、曰鳳山。安南，郡城所設之總局所兼也。所轄之子、販等館，或七八，或五六各不等。臺北所收之鹽，多係春夏間海舟由泉州載來者，名曰唐鹽。臺人以內地為唐山，故名鹽曰唐。在泉收買，每擔約二、三百文，至臺後，由官給洋一元，收鹽兩石。其秤名曰一三五，蓋以一百三十五斤為一石，復加消耗三斤，共為一三八，此三斤為委員之利，餘則盡屬公鹽。然往往各館配運到館，每石少則長二十斤，多則至三十斤，此則在善盡人事否也。滬、基各設一配運局，即專司唐鹽到而配發各館也。偶有唐鹽短缺之時，則派輪舟運臺南場鹽，名曰府鹽。蓋昔止臺南一府，猶沿舊名也。此鹽到北，各館皆須賠累，雖仍用一三五秤，而不知既黑且濕，銷售鈍滯。存倉日久，每石少至十餘斤，尚屬幸事。臺南則自行晒鹽，設場五：曰瀨東，曰瀨南，曰瀨北，曰洲南，曰洲北。委員監督場丁晒配，每石給銀十三兩五錢。南、中各館，均須向場請配。其運也，有以舟者，有以竹筏者，有以牛車者。此外，惟竹塹、大甲二處有自晒者，餘無聞矣。其售也，每斤十六文，加釐金二文，若買成

石者，每洋一元加釐金一百八十文，給鹽九十斤；不加釐則給七十五斤。此中各處亦小有參差，各館視地方之大小，定比較之多寡。亦有不均者，即如滬尾每年比較天平秤五千石，合一三五，三千餘石。而上受制於大稻埕，下見逼於艋舺之館。比較萬難足額，故此館爲臺北最劣之子館。所恃者，地臨海濱，天氣晴暖，魚信大來，可以銷售。次則望夏間，瓜菜大熟，可期暢銷。予當接辦之初，僅有日售二、三十斤之事。蓋以既無瓜菜，又無魚信也。他館當秋冬時，亦大多如是。惟滬尾爲特甚耳。至督辦，則北中歸藩司，南郡歸巡道。全臺鹽課每年約五十餘萬元。上下視爲利藪，趨之若鶩。亦可云謂盛矣！然得之既易，失之亦易，因之而身敗家墮者亦復疊疊。

滬尾地勢，背山環海，與基隆比肩，惟滬口向西，基口偏北，相距水程八十里，旱道六十餘里。滬、基同爲北郡門戶，而滬尾尤稱緊要。蓋基隆口外有山可以憑守，即使進口登岸，而距臺北尚六十里，且中途又有獅子嶺、五堵、八堵等險可禦；滬尾砲臺雖亦係坐於山腰，然在口內半里許，其勢亦開舒而不收斂，入口後，惟觀音山、獅子頭尚稱險要。但敵人苟入口，則此二處亦難深恃，餘均無可守矣；且滬基雖稱總口，而濱海可登岸之小口，不可勝計。批吭擣虛，深可慮也！乙未春，余擬請設立烽火墩臺，議未上，而和議已出。迨日人來攻，果不由基隆，不由滬尾，而由基隆之小口金包里登岸。出不意，攻不備，在敵爲深得兵法；在我則實屬忽略。然而有地利，不如有人和；有善法不如有良將，振古如斯耳。

砲臺本係明臺，甲午春始改造暗臺。設八百磅砲三尊，小者甚多。外垣以雉堞，中爲管帶所住，四週皆砲房、兵房，均仿洋式。山下半里許爲統領所駐劄，山上更結兩營爲犄角，其勢聯絡，頗覺雄壯。統領所札之處，即昔水雷局，是局亦係劉省帥創建，中有委員、教師、學生。督造水雷，安置海口以防敵舟，立法甚善。嗣以海疆無警，節省經費，裁去教師，惟留學生數人。乃至演放時不知藥線所在。上憲以爲毫無實際，遂如告餽之羔羊矣；不過爲安置閑散人員之地已耳。噫！中國於自強之道，始欲比埒他人，繼則顧惜小費，終則輕於一

擲。強微才以當大任，迨無效驗，則謂絕不可用，棄之如敝屣。嘗見有志識之商賈農工，謀爲籌畫，必見其實有可利而後圖之，即不幸，億則未中，亦必千方百計，以冀終臻於成功；斷不忍以將成之事，聽其中墮，此在西人，無不如是，而我華人，亦甚多焉。然則以衰衰諸公，膺國家鞏固金湯之責，而志識轉出於商賈農工之下，何哉？吁！不知此正衰衰諸公之爲衰衰諸公也。

余嘗謂與洋人戰，禦於水，不若禦於陸。敵以整不若敵以散，此確論，非濶論也。聞滬軍中言，甲申法人之役，基隆爲所襲取，轉而來攻滬尾時，防守者爲孫庚堂軍門（開華）所統湘、淮各軍而外，又有土勇、番勇。法船至口外，以小划渡其軍士登岸，軍門揮隊出擊，排鎗方施，而我兵爲擊中者疊疊，因而敗衄。時土番勇居後隊，遂各奮勇直前，不排陣法，不分行伍，人各自戰，而法人無一得脫。點石齋畫報中曾繪生番洗剝洋人而食者，即斯役之事也。蓋是時法兵輪泊於口外，欲駛進而無潮難入，欲開砲應援，則恐反擊中本國兵士。故登岸而返舟者，絕無人焉。此可辨於水、於陸、以整、以散、孰優孰劣也；又可見人盡可用，惟在將之者如何耳。日人之役，若盡歸罪於兵丁，兵丁豈甘受哉！

滬尾惟沿山一街約長三里許，山上亦有小市，不及山下之繁庶。山下亦惟媽祖宮前爲最。西至海關衙門以外，若得忌利司洋行、瑞記洋行、領事府、稅務司公館，蟬聯而前，直至洋海關止，此外一片沙石，礫礫磊磊。再半里許，則防營砲臺在焉。港中帆檣林立之處，以海關衙門前爲首。蓋行廈門、香港之得忌利司洋行輪舟，皆停於行門。行臺北之小火輪碼頭亦在是處。至商務局行滬上之斯美，行香港之駕時，以無碼頭，泊於營門之時爲多。行漳、泉各民船，則媽祖宮前與鹽館後，一望皆是。每當春夏之交，輪舟載茶載腦以去，民船載鹽載貨以來，尤形繁鬧。基隆遠不及也。惟輪船進口必須候潮，基隆可無須也。故值風大之時，口外難以暫停，則往往先赴基隆以避之。市居北岸東八里許，山名獅子頭。南岸名八里份。廣漠無遮，人烟稀少。嘗乘小舟行其處，惟見水石撞激而已。即海口也。由八里份東行十

里許，名觀音山，與獅子頭雙峰對峙，爲由滬尾赴臺北所必經之地。然由八里份登岸，行觀音山後小徑，十餘里可直達新莊。由新莊折而北，行十里即大稻埕，不必過觀音山、獅子頭也。

考臺灣周圍，曲折約二千里，外濱大海，內界番社。府縣除臺東州、恆春縣、埔里社廳、苗栗縣外，均係沿海爲治。由北至南，形如柳葉。計府三：曰臺北、曰臺灣、曰臺南。臺灣即臺中，始臺南爲臺灣，嗣擬以臺中爲省治，因移臺灣之名於臺中；後復以臺北爲省，而名仍其舊。臺北知縣三，同知一，縣曰淡水、曰新竹、曰宜蘭。廳曰基隆。臺灣知縣四，通判一。縣曰臺灣、曰彰化、曰雲林、曰苗栗。廳曰埔裡社。臺南知縣四，通判一，縣曰安平、曰鳳山、曰嘉義、曰恆春；廳曰澎湖。直隸州一，曰臺東州。舊本四縣二廳，新設之廳縣，皆係割舊制以立者，但往往已出此縣之境，行別縣數十里，又入此縣之境。並非忽行內山，忽行海濱，縱橫莫定，而即如是。此誠不知始之畫界者若何定也。至地勢，北高南下，自以臺北爲首，臺中爲腹，臺南爲尾。而以內山爲脊，後山爲尾閭之極。後山即臺東州也。所難者，既屬孤懸海外，而又毫無屏蔽，腹地港汊紛歧，更無可扼守之處，使敵人熟知地利，不攻首尾，直由臺中登岸，則首尾隔絕，危在旦夕。此當年有以臺中爲省會之議，雖然以臺北之金湯鞏固，鎮之者尚不能死守，況臺中之無所憑乎。至澎湖在臺南府西二百四十里，孤居海中，水勢落際，海面窄於他處。水色如墨而洶湧，土人呼之曰澎湖溝。舟行其間，咸兢兢焉。輪船過時，即無風亦覺顛簸。島長約百里，寬三十六里，故雖爲臺疆鎖鑰，而一經巨砲，即不能守，正以其地太狹也。駐總兵一，通判一，以鎮守之。其居民則異常艱窘，蓋以地盡斥鹵砂石，不能種植，無以爲生，除業漁以外，別無糊口之法也。

北路海口以淡水之滬尾，基隆之基隆爲最要。餘屬基隆者，曰金包里、曰三刀仔、曰樸仔寮。屬宜蘭者曰頭圍、曰蘇澳。屬新竹者，曰竹塹、曰香山、曰中港、曰後隴。中路海口，彰化之鹿港爲最要，餘曰番陀、曰王功。屬臺灣者曰梧棲口、曰番婆莊。近北路屬苗栗者

，曰大安、曰大甲溪。近南路屬雲林者曰笨港，南路以安平之安平、鳳山之旂后爲最要。餘屬鳳山者曰麥寮、曰東港。屬嘉義者曰布袋嘴、曰樸仔腳，共二十五口，尙有不著名者，不能勝載。

官場自藩司以至典史，每歲均有津貼銀兩，蓋以地丁平餘雜項，涓滴歸公。而按其缺乏之用度，提公款以予之，謂之津貼。此亦劉省帥所定之章也。然府則另有抄封，縣則另有子口，不僅恃津貼也。抄封者，朱一貴、林爽文事平後，凡從逆者之田產，全行抄沒充公，歸府經管。每年所入者，報數寥寥，強半爲知府事之利。然亦惟南、中兩府有之，北府則無也。子口者，於海外設卡征船稅也，此項名義爲指撥津貼，然每年所征之數，必倍蓰於所指之數也。亦惟沿海廳縣有之，內山則無也。武者亦有子口，惟所征較文者減倍耳。

防營、屯營，平日綜全臺而核之，不過五十餘營。屯營者，駐內山防番之營也。其勇亦多係番人，惟衣飾均改耳。

臺人性多狡詐、蠻悍、狠勇、好鬪。稍有仇隙，則勢不兩立。軍械洋槍，處鄉則無家不有；行路則無人不帶。一鄉中有一稍有聲勢之人，則羣聽其號令而莫敢違。出入衙署，干預公事，不一而足。如有不遂其意，明則呼黨羽而攻之；暗則事巫蠱以制之。故地方官至其處，必先求與巨室相得而後諸事可辦，否則必不能安然。亦有安分自守者，見官則尊之，畏之，如奉神明，故官果清正廉明，亦尙易治。但性既蠻悍，是以盜風甚盛。嘉義、雲林、臺灣、彰化等處，在在有之。如簡大度即盜中之卓卓有名者。至竊賊則絕無也。又最喜祀神鬼，較吳越尤甚焉。媽祖宮無處無之。媽祖即天后也。臺人呼之爲溫陵五媽，不知何所本。臺南有延平王廟，即鄭成功也。臺人尊之爲開臺始祖。廟極大，祀極盛。此外淫祠其數當以車載斗量。有疾不求醫，而惟求巫。巫即男者，呼至家，手擊銅鑼，口吹海螺，喃喃之詞，與之相問，不知其爲何語，名之曰打銅。尊之，信之，不敢稍褻。此等人又善爲蠱事，土人名曰做寮。有隙者欲傾陷人，則使其施法，輕可使其顛倒、昏迷。重則可令其死亡喪故。做寮云者，蓋謂雖無間，而其法亦可中也。故久於履臺者，不敢以眞年告人，即防此事也。至病

者既不求醫，而醫道亦幾於廢。是秋予在集集，身患寒癰，闔局亦無一不病，而求醫竟不可得。遠赴彰化聘請而來者，均屬碌碌，醫既不精，藥市亦不問可知矣。竟至常見之藥，而市中不知其名，以致予病經半載而始愈。嗟乎！此邦人之動作起居，真可謂行同化外矣。

宮室墻垣，喜用紅磚，民居盡若廟宇，惟規模均嫌狹小，床棹椅橙多係竹器。蓋以竹園甚多也。然內山之楠、杉等木亦甚夥，惟質重而工鉅，故人皆樂用竹者。土產用物，若大甲草蓆、澎湖海簾、鹿港龍涎香、以及臺灣錦牛皮箱均可貴焉。

食物以臺南之檳榔為最貴重。檳榔樹孤幹參天，株高數丈，毫不曲灣。臺人皆喜食檳榔，其樹甚多，而保護亦甚殷，故筭惟有為秋冬風颳摧折始有携入市者。平時無人肯取以售也。其味鮮甜，惟多食則心中空疏，如食杭州之毛笋然。其彰化之西螺柑、嘉義之麻豆柚，均為絕品，至若黃梨，即波羅密，釋迦番蒜等物，在臺人視為至寶，在他處人不食者甚多。又有南無者，其形如滬上之水蜜桃，然食之頗有蘋果風味，予頗好之。金焦果新摘下時，味亦甚佳，至滬後則味變矣。蕉味之佳，則人所盡知也。

海濱魚蝦甚多，而腥臭皆不可食，土人則嗜之如飴，市中售者，奇形異狀，莫可盡識，百斤之魚，為恆有之物，蝦之大者，名為龍蝦，長二尺餘，圓徑尺餘，土人每食其肉，而以其壳製燈，可謂大矣。蟹類亦極多，其壳橫寬後曳雙尾者，名曰蟬，其壳直長而色黑，後亦曳雙尾者，名曰蛾，雖尚可食，終不如蟹之鮮美，且其性較蟹尤寒，故脾弱者，不宜食此二物。閩浙沿海之處，皆有土著，均視為至寶焉。內山惟鹿極多，鹿茸、鹿皮、鹿肉、鹿肚石之類，時有携出求售者，惟此種鹿多係春冬之交，沙魚所化者，故其功用遠不及關東所產。臺疆山雖多，而無虎聞。昔某巡撫覓虎二隻，縱之內山，欲其蔓生，而制番人，乃久之，而並此二虎，亦無蹤。喜雀初亦無之。至開省後，始漸有，然尚屬僅見之物也。春燕、秋雁亦屬希見，黃鶯亦從未聞其聲，蓋以絕無楊柳可棲也。

憶臺雜記下卷

甲午正初，以事赴基隆，適逢八堵車路中斷，尚未修竣。至八堵下火車行里許，方登換車。時當宿雨初晴，途皆泥陷，步行時頗有蜀道難之苦。

基隆廳署，背山臨海，勢頗雄峻，惟大門外，東方閉塞，西方開敞。且室既偏窄。入其中後覺陰森之氣襲人。故握廳篆者，大都不能善去，是豈陰陽生尅之說，果不可不信乎？恐然而不然也。

基隆市面環海如弓背式，甚覺寬廣繁開。惟行其境如入鮑魚之市，不可嚮邇。然海濱大都如是，不僅基隆如是也。

砲臺有二：一臨海口，一在口內，勢成犄角，戰守皆宜。而統兵者每以其差為迎合上意，酬答私情之用，可慨也夫！

基口兩岸皆山，夾峙謹嚴，不如滬口之箕張。港中有小沙灘一區，土人名為小瀛洲。遠望樹木蔭森，人家疎落，頗有逸緻。欲往觀，以事冗須返滬，不果。

距基市十餘里，山中有洞，名曰仙人。其中石子皆係五色斑斕，且聞有可催生之說，亦以時迫，未往游觀。

四月，予聞改省之奏定，因以周遊南北所見，風俗之漓，民生之困，與利之未廣，兵之難恃，抒為條陳，擬上開府，錄未就，而奉調矣！匆匆束裝，因而置之。細閱之，在當時尚有一二可採者，附錄於左：

「敬稟者，竊維木屑竹頭，安足供公輸玉斧；牛溲馬勃自難入扁鵲青囊。然而滄海不遺細流，方足以成其大；泰山不卑土壤，始可以顯其高。則雖論異珠璣，方召之節樓可上；言同糟粕，韓范之戎闔可陳。伏思我帥，德業傳家，經猷名世，府開碧海，看斯民衽席胥登；節建赤嵌。聽大地平成競奏，固已金甌鞏固，玉燭調和矣！更何憂於葑菲之有遺，而尚待於芻蕘之敬獻乎？然抒摠管中之見，以盱衡海外之風。竊有不可解者，有深可憂者。溯自建省，匪不有年，而不振之士風，一仍於舊。多財之黔首轉貧於

今。且樸實者競尚浮華；直率者變爲機詐。此邦之習尚，斯土之瘠饒，不優於前，轉劣於昔，是誠不可解者也。民性多愚，海陬尤甚，既未教化以開其陋；復重田賦以困其身。竊恐稍有水旱偏災，蠻夷外侮，則內訌堪慮，土著莫防。況乎塞上屯營，非盡亞夫之部曲；城中守卒，類多老范之軍容。是誠可憂者也。久龍學未逢源，觀慚坐井，不及綠蟻之知水，非如老馬之識途。愧無穆穆皇皇之詞，徒吟言言語語之句。第恭諗我帥，虛懷若谷，舍己從人，立綱紀而古訓是遵，圖政教而庶言兼釋。爰集四事，綜爲一篇，倩管城子而錄陳，藉諸國侯而上達，恭求鑑閱，尚祈訓誨，臨池無任悚惶之至。

將欲扶一方之隱弊，議民生之大計，則必熟諳其地利，深悉其人情，然後掉舌而談，振筆而書，方能洞曲折，中窺要。苟大力者，探而行之，決無捍格不通之弊，即卓識者，鄙而棄之，亦無躁妄騁辭之罪。若龍者，甫歷赤嵌，復乏學識，發一議，立一說，詎非味同嚼蠟，搔同隔靴。然而體察輿情，集益衆思，厥有四事，允宜剔治。爰以管見，用成卑論。四事維何？一曰風俗宜正也，二曰田賦宜減也，三曰棉桑宜興也，四曰兵制宜更也。古帝王爲政，治民首留心於教化。堯期百姓昭明，舜命敬敷五教，蓋以教化不行，則風俗日漓。風俗日漓，則人心愈僞，而世道隱憂均伏於此。說者謂臺灣地處海陬，情同化外，而且人均蠻悍，性多愚蠢，教無可教，化無可化。不知方今臺灣列入版圖，普天之下，誰非赤子？古人於鹿豕之愚，尚能使之周旋中折，而況儼然人乎！且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不可入之教，臺地風俗之惡，甲於天下，而淫風流行，尤堪髮指。失今不治，伊於胡底！是以責之各學廣文，夫廣文職司秉鐸，位處閒曹，身有教訓之權，署無簿書之責。宜令其日聚在庠者，宣講討論禮義廉恥，孝弟忠信，切身近己之事，日有程，月有課，錄其言，記其行。潤濡日久，自能變獷爲薰。然後令其分往各鄉，各立一壇，使其亦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切實宣講。必使賢愚共曉，婦孺皆喻。習之既久

，聞之既深，豈必難由漸入化，共爲聖世之良民乎？古之爲治也，閭里之間，皆有庠塾，故即輿臺之屬，牧販之子，亦多彬彬有禮。載在典籍，可勝考哉！今則異於古矣！循循善誘不望之爲廣文者，而奚責乎！雖然亦必上官爲之督也，其往各鄉，則給以夫馬薪水之貲。其定期則不可更移，其從事則須嚴賞罰。倘能化己而後能化人受上賞，倘能化己而不能化人，受下賞；倘人已均不能化，罰。士爲民表，自古如斯，士風丕變，民風斷不能仍舊貫也。臺灣之風俗不正者，良以無表率閭閻之士耳。苟能如斯而行，安知數年以後，風氣不幡然一變於正，又安知不因化及熟番？又安知不因熟番而化及生番？將見泯強悍，漸淫亂，去機詐，變蠢陋，盡爲熙熙皞皞之民，豈不懿哉！倘再能多籌經費，廣立學塾，養其童蒙，化其愚陋，則幼而習之，壯而行之，其功尤百倍於口舌宣講之教也。而或目以爲迂者，斯妄人也。夫絲雖夢，理之可純；火雖烈，撲之可滅。不求其本，徒事其末，則絲自終於焚，火自終於烈。昔韓文公守潮，而潮士始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號稱易治。昔之潮，今之臺也。文公行再見矣！雖然教必能養而後可行也。蓋富而不教，必至流爲禽獸，教不待富，安能不相繫納。夫人之一身，晝則饑，夜則寒，即父子、夫妻之間，教命均不相從，況官長乎？臺灣本屬膏腴之區，樓閣連綿，畎畝縱橫者，不知凡幾，乃自清丈田畝以後，昔之富者，今且貧矣，昔之貧者，今且斃矣！彼時以臺灣開設行省，需用浩繁，而民間田地復隱匿太多，故不得不一清丈籍，以增錢糧，而杜狡詐。乃奉行之員，徒存一損下益上之心，索賄肥己之念，以少報多，以瘦報腴，比比皆然。而於是臺民困頓矣！甚至秋成所入，尙不足以納賦，兒啼婦號，不可復耐。遂機械百出，變詐多端。斯時而欲以吾之教入彼之心，豈非南轅北轍，相背而馳乎！是非稍減田賦不可，然如重行丈量，以清積敝，而敝仍難清。何則？其騷擾民情一也，奉行之員，倘若不肖，則富室仍可賄免，而貧民難受實惠二也。即使奉行者，克己盡公，而重量此縣，斷不能不重量

彼縣，四處並舉，太稽時日，且時愈久，而民愈不安三也。事有名爲惠之，而實爲殃之者，此類是也。則莫如取彼上則，更爲中則；取彼中則，更爲下則，取彼下則，停其徵納三年，俾稍紓其困，而後一仍其舊。如此則一紙官文，而潤澤無微不至矣！但國賦攸關，豈能擅爲更改，然而民之父母，惻隱爲懷，錄章入奏，爲民請命。聖天子心存好生，當不難頒浩蕩之恩。田賦既減，民無饑寒之慮，各得其所，野無遊民、地多樂土。蒼生感挾纘之大德，深挾肌髓，移風易俗，勢同破竹。詎不侯其禕。而或者曰：賦則已定，更改究屬維艱，然又有法存焉。聞各縣當清丈之時，多有遺漏未報之戶，他縣不知有無，聞鳳山一邑即有三千戶未經開報。但此項亦非知縣隱吞，實緣賦則雖定，而徵納殊難，故留此以爲擲補之計。現在似可飭令各縣，於開徵之際，稅契之時，詳加體察，如眞係瘦腴倒置，多少參差者，核減更正，即將未報之戶抵入正額。如此，則無損於公，而且有益於民。第須嚴定功令，以勵各縣。否則，身憚勞瘁，假手胥吏，魚鱗冊未曾入目，徵報簿不知其數。而果屬清貧者，仍難霑實惠也。又有謂州縣詞訟案件，尙且日不暇給，安能細核錢糧而不厭？不知臺疆各縣詞訟，大都不多，儘可一一詳勘，況一歲之中有兩忙，少則一歲，多有二歲，必可一勞永逸。惟所難者，無如許之公正廉明勤勞州縣耳。雖然養雖至而利未興也，在庶民尙難望元氣之頓復，在公家則須憂度支之不敷，則莫若興種棉桑。或曰，棉性惡風，桑性惡鹹，蠶性惡濕。論此間之天時，則無日無風；論此間之地利，則近海者，地必鹹。亦近海者，地必濕。是爲無一可者。不知在海口，風必大，在腹地，則風甚微。而臺北之風，則尤爲全臺之最。嘗居臺南，每年不過發颶風數次耳。初未聞無日無風也。且棉畏風，稻梁獨不畏風乎？況臺灣地氣較熱，田家一歲之收，多至三次。則種棉者獨不可以春日遭風，夏日重種，夏日遭風，秋日重種乎？且棉最宜植於山地，此間重巒疊嶺，多於平陽，獨不可以捨平陽而植山地乎？是棉利之可與也，明矣。謂近海者，地

必鹹，亦不盡然。倘地皆屬鹹，則臺灣之地何不盡爲鹵斥而轉多於膏腴乎？夫桑非膏腴之地種之不盛。豈反不宜於臺灣乎？謂近海者地必濕，是誠然也。但近日蠶桑最盛莫如江浙，夫江浙地勢獨不卑下乎？獨不近海乎？即以浙江之湖州而論，四圍不俱水乎？禹貢獨於兗州言桑土既蠶，是蠶桑終宜於高亢之地。然今之蠶桑之興何以不盛於北，獨盛於南乎？是蠶桑之利可興也，明矣！特是棉桑之植，種藝有法，培養有法，非可以造次言者。第事屬創始，蚩蚩者，或不肯以稻梁已見之利，更棉桑未着之利，是宜官爲創辦，招善於藝棉、藝桑、養蠶之人，先擇公地而藝養之。迨功效既著，獲利甚鉅，則不待教令而民自願爲矣。棉之爲利，雖尙薄，而蠶桑之利甚溥，種一畝之桑，利必再倍於泥土耕賦勤懇懇種一畝之田也。且其益亦甚大矣！民間多一事業，則曠土可以漸闢，閒民可以漸無，而婦女均有生財之道。則名節廉恥，均可保全。況樹藝有成，公室尙可徵納布之稅。詎非一大善政也哉？雖然，利雖興而勢未強也。內有生番之虞，外有強鄰之憂，勢苟不强，將何以制此內訌外侮哉？論臺灣之兵制，若者爲防營，若者爲守營。防營則招自他鄉，守營則別選土著，固皆如火如茶，可作碧海長城矣！乃窺觀其將士則招自他鄉者，既鮮肅肅之狀，而別選土著者，更乏糾糾之形。無事則虛糜廩餉，有事則惟知奔北，此豈人盡不可用哉？非也。特用之有其法耳。夫上古之時，寓兵於農，後世之不能行者，以人日多，而田日少也。嘗考兵制，惟管仲之作內政與唐太宗之立府兵合於古宜於今，爲萬世可師之法。竊謂，方今臺灣兵，制，正宜仿管仲之寄軍令於內政，而參以府兵之則。防兵宜與屯田之舉，守營宜改團兵之制。曷謂防營宜與屯田？夫防營之兵，盡招之於荆楚淮皖之間，苟非家無立錫，與素係遊民，孰肯不遠千里隸籍於細柳營中？迨作兵既久，而又值無征戰之事，則性成懶惰，不堪用矣。故在古則趙充國、諸葛亮，在今則左文襄，均以備邊之兵爲治農之民，蓋一則可以壯飽騰之氣，一則可以祛委靡之習。法至善也。況臺灣曠土

甚多，胡不可以墾而耕之。第屯兵之處，無田可耕，而有田之處，非兵所屯，未免相左耳。然豈不可以更替而爲乎？如一營區爲二班，春日使上班往治之，夏日使次班往治之，互相耕耘，詎不足以均其事而節其勞乎？如謂士卒既令荷戈，復操耒耜，匪特身所不習，心所不安，甚或引以爲恥；但收穫之粟，自留用之外，官爲收買，轉以發商，則士卒有利可需，詎不樂爲乎？夫然而平日既習於勞苦多事，豈畏於征調？而訓練之方，尤不宜泥於洋操，何則？洋人陸戰陣法，多好排比，彼以排比來，我以排比往，而我之鎗萬不如彼之利，是即令孫吳當之亦難止兵士之潰敗，惟有出沒不測，零崎不整，可以制其死命。甲申孫軍門敗法兵於滬尾，即深得以散不以整之力也。行之既久，軍容自蒸蒸日上，雄長海外矣！然守營改團兵之制，尤宜亟也，蓋守兵之不振天下同然。國家以不資之費，養此無用之兵，將何爲乎！是宜合其鄉而制爲軌里，擇其人而不選城市。裁參游都守千把各員，仿防營之派人統帶，禁頂替賄補傳子陋習，較守營之口糧加倍，郡各千人，大邑八百，小邑五百。春夏亦分其人爲二班，聽其耕治，秋成歸營，但以一歲爲更替耳。地處海濱，水戰尤當留意，士人於伏水一道，必多善者，惟宜精益求精，蓋其鄉制爲軌里，則出丁無所推諉，而軌長里長各有專責也，其人不選城市，則游手好閑之輩，不得入其中，而勇氣始銳也。裁參游都守千把，以其積習太深，治宜求本也。禁頂替賄補傳子陋習，以便挑換隨時，餉不虛靡也。郡各千人，大邑八百，小邑五百，防尾大不掉之弊也。聽其耕治，使其不染軍營氣習，不荒田園本業，而即以勞其筋骨也，勤習水戰，欲其地相洽也。而尤其進者，無論防營守營，當秋冬講武之暇，令其將領率營兵之半，巡行各縣，次年則率其未經巡行者周歷各處，如此，則既可以化驕惰，又可以諳地利，復可以見彼此之優劣，而何方有事，一經調遣，則自能熟悉其處之關隘險要，防營更無論矣。守營當鄰境有事，亦宜分其半以往拯之，庶無失團兵之意義。或曰臺灣人性恒怯蠢愚。豈足恃爲緩急

？不知楚材楚用，彼其廬墓於斯，室家於斯焉，有捍衛其桑梓，轉不如防營之保障他鄉乎？昔滬尾敗法人一役，詎非土著所爲乎？尚可云土著不可用乎？惟是選兵必先選將，非然，則與今之守營等耳，奚改爲哉！尤有可疑者，臺灣爲東南門戶，何以海口絕無兵輪駐守？此亦大可憂者也。吾知行必將籌及矣。

五月，予奉藩憲扎調埔屬集集街腦務局。鹽館交代事畢，於二十日挈眷起行。乘火車半日達新竹縣，城內尚覺繁庶，西門外亦稱鬧市，次日乘肩輿行四十里，歷中港至後隴，尚屬新邑；次日復行五十里歷吞霄、防里溪至大甲溪，屬苗栗縣境；次日復行四十五里，歷大肚溪，牛馬頭至彰化縣城。大肚溪、牛馬頭屬臺灣縣彰化，即臺中府駐劄之處，嗣擬以臺中爲省治，遂改名曰臺灣。時守府者爲陳仲英太尊（文縣），知縣者爲丁調臣大令（災）。城內寬大宏敞，街市甚爲富庶，縣前一帶全係鬧市，北門外亦爲商賈麇集之所，南通嘉義縣，以達南郡，北毗臺灣縣以至北郡，東連埔里社，以撫番社，西濱大海，誠爲臺灣咽喉心腹之地。城東南有八卦山，登其上，內可以見全城，外可以望滄海，爲一郡最險要之區，上建砲臺駐兵守之。

防里、大甲等溪，內容山水，外接海波，均溪中之最險者。防里溪寬十七里，而水不甚湍。大甲溪寬八里，而水甚急。惟溪中沙洲石灘甚多，相距半里許，始現水一道，有水之處面不寬，而流如奔，澎湃之聲，在遠即聞。蓋水底皆石，石面即水，方圓大小，礪磊嶙嶙，故非臺人，行其間者，時有傾跌之虞。夏秋水漲，則有數處有舟筏候渡，冬春水小，行者即從中過，或駕以竹橋。予過溪時，在輿中頗慄慄危懼，而與夫行若無事，此在他省與夫，除川中外，恐無此足力也。惟行此二溪，必須與夫偕行，方可前進，蓋彼等往來既多，善觀雲氣，若見前山黑雲上蒸，則斷不啓行。聞昔年有人急於行路，見雲起而不肯駐足，行至溪底，內山之水驟發，趕擇洲灘高處息肩，水勢已滔天矣；候至七日尚不能過，人皆待斃，因脫短衣取輿扛縛其上，四面招展，以求救援。岸上居人，冒死乘筏以往，方得誕登彼岸。險矣哉！昔岑宮保（毓英）撫閩巡臺時，擬於大甲溪建造鐵橋，以鐵籠置

石沉於底，以爲橋脚，乃不數日，而遽爲水冲激入海。現在鐵籠溪邊尚有存焉。臺灣之鐵路不能徹南北者，職是故也。聞英國沒爾水河底尚有火車，不知其徑，若何開鑿？現臺爲日所據，日能效西法，第未審其於此二溪有良法以籌之否耶？吾恐西人雖巧，亦不能遏使山水不挾沙石建領以下也。但傳聞路已通矣！

予在彰，官樣事畢，休息二日，復乘輿東行二十里，逾同安嶺又二十里至南投宿焉。次日復行二十里，過草嶺，此嶺較同安爲險峻，過嶺時數勇扶輿以行，輿夫尚喘若吳牛。逾嶺行五里至集集街，是處四圍皆山，若居釜底，再東六十里爲埔里社廳城。街長不及一里，規模局勢，均甚狹小。初，人煙寥落，迨設腦局後，各洋行分設收腦棧，始漸臻於盛。然日用食物缺乏，尙時形焉。

予於六月朔接受關防任事，按腦務局北中郡共四，征數以北郡之大料炭爲首，次則中郡之大湖，一名罩蘭，屬臺灣縣境。再次則集集街、林圯埔。樟樹多生番社，故腦竈均在番界。熬之者，以十鍋爲一竈，鍋大如面盆，上覆以尖底砂缸，取樟樹加水置鍋內，以樟木文火燒之，晝夜不息，使熱氣上騰，結於缸內，速則十日，遲則半月，將沙缸取下掃取，而樟腦於是告成。有腦戶、腦丁。腦戶爲竈之主，腦丁爲竈之使。設竈之處，多係山僻之地。或以草結屋，或以板營屋。不殊幕天席地。食物既須在山外購取，且時有生番出草，出草者，生番殺人之謂也。故腦戶、腦丁非數十人不敢居內，非攜帶鎗火不敢久處。即數十人矣，攜帶鎗火矣，尙時有來局報腦竈被毀，腦丁被殺之事。然其害雖大，其利甚厚，故熬者趨之若鶩。每百斤熬就出山，約須本洋十三四元，而售諸各洋行三十元之時居多，除完釐外，尙可多七八元。洋行加箱轉運香港，則每箱少可售五六十元，多至八九十元不等。各洋行名爲收買，實則皆自行設竈，不過加以腦棧名目，避洋人不通商內陸之約，爲掩耳盜鈴之計。徵稅名曰防費，爲防番營勇之糧餉起見也，以一竈爲一分，每分月征洋八元，給執照門牌以爲信。其或因事而停，因舊而改者，免征。或年久樟稀者，減征。大料炭竈約三千分，月實征銀一萬餘元至二萬元不等；大湖竈約二千餘分，月

實征銀七八千元至一萬元不等；集集街，竈五百餘分，月實征銀二千餘元至三千元不等；林圯埔竈約三百餘分，月實徵銀千餘元至二千元不等。全臺腦務每年約共徵洋三十萬元，而報部者不過七、八萬元。然各局皆與番爲鄰，番性不常，一經騷擾必大減色。如甲午秋冬季，生番四出變亂，而各局即頓爲少徵，即其證也。故腦戶設竈之時，必先赴局稟請，須察看在何處番社，以示准否。即准矣，而腦戶尙須約同通事入番社，與其頭目商妥，約日邀其出山，設牛酒以大會，名曰和番。此後彼且可爲保護，然或小有齟齬，害即隨至，誠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也。

內山多係番社，不計其數，社有頭目，有通事，大者萬人，中者千人，小者數百。社各自治，無總頭目。有熟番，有生番。熟番者，曾經受撫之番，若大料炭，若罩蘭，均設有撫墾局，熟番至局，例賞酒肉，惟其喜飲而易醉，醉後往往肇事。其形狀與我人無異，惟稍覺粗黑耳。然亦有頗清俊者。足底厚數寸，於深林密菁之間，步履自如，蓋以終身赤足也。其服飾，冬夏皆不著衣褲，腰間或圍以紅羽毛，或圍以白布。被髮，穿人骨爲圈以束之。熟番間有入城市而服衣褲者，然百中不過一二，赴臺東州，恆春一路有數處須番人爲輿夫，彼以頭頂輿扛，而不以肩荷輿。不能直行之處，須其劍負以過，蓋有數溪，急湍更甚於大甲溪，我人斷不能行也。事後與絲羽毛數尺，即歡躍而去，以爲得所服也。其於倫理，惟夫妻之道最嚴，夫倡婦隨，寸步不離。婦之面，夫必文之以爲識。其得妻之道，亦甚艱，不論門第，不論家業，惟視其能殺人與否，多多益善。如能殺數人，則合社稱爲英雄。妻財均隨之而來。否則人盡鄙之。其性喜殺人，亦爲勢所迫也。惟可怪者，既殺其人，則將其頭携入家內，奉之如神明，以酒肉填塞人頭滿口，彼則對之跳舞唱歌以侑享，每出草必祭之而後去。設有所得，返則如前酬祀，無所得，則將其頭擲撲於地，而便溲之，此則不可以情理喻者也。其所居無宮室，或依山巢穴，或結草爲廬。食物則喜野獸，初尚茹毛飲血，嗣亦知鹽梅調和矣！其技以火鎗爲最，發必有中，且慣於荊棘成林之處，或坐或臥。昔年剿番之兵，不能得大

利者，以此也。然彼不能製火藥，若嚴禁不准入山，何難剿服？不知每當五市之時，彼以鹿茸、鹿肚、石熊膽等貴重物與我人換少許火藥，孰不樂從？況臺人無不有鎗，即無不有藥，且每當出草後，官始而詰責，絕其貿易，迨勢窮物盡向我求和，孰樂剿而不樂撫？乃和後，復漸蓄積，蓄積既足，則又出草，此所以勢難禁絕而反覆無常也。其心亦甚巧，善於織布，所織如斜紋布，然皆白色，係以藤和樹枝絲織成者，故夏日服之最宜。性雖野悍，亦有知重義氣之番，昔有服官此間者，蓄小番二人爲奴，後此人遇禍而二番奴亦殉之。娶番妻者，吾曾數見，深爲馴謹契合，諒番奴事非虛也。

集集街，東至埔里社城，重山峻嶺，視蜀道爲尤難。夏秋交，午前必晴，午後必雨，行道者，艱苦異常。且早至土地公嶺，東望惟見白雲幔罩，濁氣籠騰，必至巳午，方見雉堞，足見瘴嵐之深重矣。集集街在遠望之，亦何莫不然耶？

中路各腦局，本轄於臺中府，繼改歸雲林縣兼管總局。甲午秋仍歸臺中府。予受事之初，尙歸雲林兼轄，因乘輿過濁水溪，行二十里至林圯埔，又二十里至雲林縣。時知縣事爲程玉堂大令（森）。按縣署本設於林圯埔，嗣復改設於斗六門，即今之縣治也。斗六門昔爲嘉義之一鎮市也，只一街，長不過二里，亦不甚富庶。本設一縣丞，嗣遷設縣丞於鹿港。縣署即昔之廳署也。以縣署尙未竣工，故暫設焉。無城，惟以竹籬爲圍，藉以分城鄉耳。林圯埔之縣署，既屬無城，又不在街內，巍然獨立於田中，四面懸空建造者，亦大奇矣。予行經時，惟見土牆峙立而已，蓋磚瓦木料均拆往斗六門建新署矣。

臺中土產，以米爲大宗。每年行於漳、泉等處者約二、三百萬石，亦間有赴東洋者，多係臺灣、彰化、嘉義等縣所收，由梧棲、鹿港等口而出。然臺北每歲尙須赴滬運米，蓋以由中至北，旱道、水道運費皆大，而至北所獲無多，故無人運往也。

六月中，閱省報知日人起釁遼東矣，各口當嚴加防守，募軍置械，紛紛如也。是時唐薇卿方伯（景崧）奉幫辦海防之旨。復飭廈門提督楊西園軍門（歧珍）、南澳鎮總兵劉淵亭軍門（永福）來臺協辦軍

務。均駐臺北，四帥聚於一城，已非良策，繼而遣聲名卓著之劉軍門防守臺南，計更左矣！何則？臺疆以臺北爲首，軍火糧餉、商賈、貨物，屯聚於斯，精華薈萃之地，敵人必先注意，臺南雖係要口，然自設省治，變爲尾閭，即使先失，而北路節節有阻，尙可挽回。試觀凡百蟲物，去其尾尙可求生，去其頭必至立斃，是可證已。設使劉軍門駐守臺北，足食足兵，豫事布置，日人必畏其先聲，不敢輕犯。觀臺南之事可知矣。予有句云：軍威問孰超劉錡，用與才違莫可爲。七月杪，琛航兵輪、斯美商輪，行至澎湖，見有運船一隻，飛駛以過，琛航察其並無旗號，因懸旗詢問，示其停輪，乃該船機愈加開足，忽懸美旗，忽懸德旗，忽懸法旗，我兵輪愈加疑惑，追蹤而前，懸旗以示，如不停輪，即行開炮，該船始行停泊。是時斯美亦幫同趕迫，業至福建同安之白狗山洋面，問該船究裝何物？究係何國？皆含糊以對，我兵輪商輪遂共押至基隆撫憲，飭臺北府至船驗視。乃該船執定條約，謂非稅務司不能開艙。臺北府遂廢然而返，迨飭稅務司赴查，始悉船爲英船，貨皆軍械，因電達上海飭查。而英官反加臺灣妄拿之名，請爲釋放，當事者亦莫敢稍違，縱之去。查萬國公法，有兵事之國，不得向各國購買船械，各國亦不得私相售予。立法甚嚴。若云該運船係我中國私向彼買者，則我沿海各省未必不知，何至於冒昧妄拿？即或不知，當弋獲時該運船何不向我兵輪說知？何以旗號既不定，言語復不明？其非爲日人之物何耶？英官請釋，並不查勘明白，而遽行使去。何在位者，皆膽小如鼷鼠耶？嗟乎！此所以外人之猖獗無底止也。

九月，邵小村中丞，調撫湖南。唐方伯權撫篆。斯時敵船在南洋游弋不定，砲臺時有所見，然未聞有遺以砲者，聽其自去自來而已。但各口多係如是，不僅臺灣爲然也。

臺北城內新設籌防局一，在新建之行臺署內，以藩司督辦之。亦不過承上啓下，文書往還已耳，未聞設一奇謀，施一新法也。湘淮土廣諸軍、全臺綜計業逾百營，而當事者出示，須募足二百營，以多爲貴，咄何益乎？

邱仙根主政（逢甲），臺灣縣人，建議募義軍四十營，自備軍械，官給口糧，歸其統領。乃募之數月，只成八營。迨事迫檄調，而倉促復就數營。烏合之衆，本不可用，甚至藉有軍械而爲盜者。吁！達人早知敵人不來則已，來則必不守也。

乙未正月，予以事赴臺北，二月返。是時官場皆知日人停戰議和，並有謂和局將定者。兵事絕無消息，洋面亦頗安靜。予以去歲錫侯七先叔、仁伯大先兄逝世，寡婦孤弟均在予處本寓。臺北防務既起，長安大不易居，彼時以爲既經議和，則臺疆可以無憂，因移住彰化，以便公私兩顧，乃移未十日，而澎事即起，然尚未料不奪而予也。

二月二十七日，天將暮時，予在臺中府署謝子笏二尹（摺）處，正暢談間，忽聞雷聲殷殷，自西南來，初以謂臺灣雷本早發，不以爲疑。繼又聞數聲，出而視天，則無片雲，且雷聲不應久於悶悶，羣相猜度，以爲敵船在嘉義一帶海口施砲，然究不敢臆斷也。迨返寓，聲發不止，門牕均搖搖震動，徹夜如是，不能安枕。次晨，亟赴王槐三丈（尙型）處探聽，云係敵人攻澎湖，昨宵北垣有電至府，飭一律嚴加防守。午後，赴府署，則又接北電云：敵船中傷小却。是日轟轟之聲仍不息，入夜尤甚，至四鼓方絕，羣尙喜謂敵船被我砲臺擊走也。二十九日下午，接北電始悉昨日敵人在前虛攻，而繞道登岸，直至砲臺之後，軍士見前後受敵，羣相譁潰，而周鎮軍（振邦）、朱太守（尙泮）、陳別駕（步梯）尙在陸路迎擊。終以寡不敵衆，相繼乘小舟至臺南，而澎湖遂失！嗟乎！假使臺灣有兵輪數隻，駛往救援，敵人未必不棄甲曳兵而走。此予治臺妄議內有臺灣無兵輪之疑也。然澎湖此次尙勝於旅順、威海衛，敵未至而先遁者也。

是時，全臺皆爲震駭，調兵遣將，日不暇給。而居城市者，皆多遷至窮鄉僻壤，攘來熙往，紛紛不已。彰嘉一帶土匪有勃勃欲動之勢。予以局在內山，眷在府垣，值此多事，不暇兼顧，因遷入集集街。而自澎湖失後，日人並無一船指臺，嗣乃知維時李傅相赴橫濱議和，眞停戰矣！

時防臺中者，僅楊觀察（汝翼）、林觀察（朝棟）。林，土著也

守臺北者已將百營，而復調林觀察至臺北駐守獅子嶺。臺中遂其覺空虛。當事者復下令能募一營者，無論何人即爲營官，於是廣人、湘人、淮人、浙人、閩人紛紛領餉招募，烏合之衆布滿臺北。嗟乎！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果如是乎？予雖不敏，逆知其非但無益，而又害之也。因擬議上啓撫帥。維時臺北早知和約已定，全臺割予矣，惟僻處南中不知耳。稟稿附錄於左：

「敬稟者，竊自日人渝盟，荼毒我民生，憑陵我疆土，巖關天塹，武騎材官，胥歸無用，志士聞之，罔不髮指。臺灣孤懸海外，尤爲敵所垂涎。幸我帥威望素昭，佈置周密，故敵於澎湖一試伎倆，而片帆不敢指臺。但敵人無厭輕生，一旦兵力厚集，難保不狡焉思逞。停戰之說，恐係藉以懈我。愚意度之，敵志多詐，敵欲甚深，和議恐終無把握。然我帥韜鈴夙優，胸有成竹，萬一前來侵擾，必能使其噍無遺類，悉化蟲沙，夫復何慮？惟久龍伏思北洋軍潰之由，厥弊有二：一曰招募濫而餉糈微也，一曰守西法而滯兵機也。大凡用兵之道，貴精而不貴多。胡文忠言，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若處處設備，即十萬兵亦無尺寸之效。又胡公於招兵必首選營官，非若今之既招兵而後求營官，此即所求爲廉幹智勇之士，而上下之情相睽，已難得其死心，況爲不肖者乎？就全臺而論，有四、五萬甲兵捍衛守禦已綽綽有餘，竊擬就現在所有之營，裁其老弱浮滑者，留其精壯誠樸者，而徵人不可用，閩人不可用，裁汰之卒，即送出境，以免滋生他變。統將、營將尤須先行考核。工應酬者必貪而怯，言夸大者，必驕而惰。此類用之必致愆事。夫天下無必勝，必不勝之兵，而有必勝必不勝之將。至於餉糈，竊謂宜增，兵凶戰危，以區區之資何能得人死命？況現在之禦強鄰，較之靖髮賊其難易迥別乎？我兵之甘爲敵人用者，亦以彼之餉糈厚耳。似宜少招兵而多增餉，士卒感激入髓，自能竭力疆場，以一當百，而奚必以多爲貴乎？昔曾文正用兵，必使其無內顧之憂，即此意也。特是營將多善剝削，恐實難以下逮，此營將尤貴精選也。溯自海禁開後

，各省兵士均改而習鎗礮，以爲非此不足以與外人抗衡也。不知鎗礮利遠而不利近，宜合而不宜分，舍而不用是爲迂，取而全用是爲愚。嘗讀紀效新書，見其鴛鴦三才各陣，長短互用，分合自如，大之則數百人爲一陣，小之則一哨人爲數陣。竊謂以之制敵於陸，實合於用敵之進也。多排整施放洋鎗，我則四分五散，可東可西，傍林倚山狙伏而進，鎗子之來，可以遠避。迨其放過，則又踴躍前行，及其近也，則敵之鎗化爲無用之物，而我之兵，執有用之器，敵排我活，敵勞我逸，一鼓殲旃，亦屬易事，較之盡習洋鎗，旅進旅退，一人傷，則全軍俱潰者，孰優孰劣，不問可知。竊擬每營以七成習鎗礮，三成習刀鎗。行軍則鎗礮隊擊之於前，刀鎗隊由間道繞敵，或左或右或後，突入其陣，直衝橫截，敵且有無從措手足引領就戮者。或又謂籐牌亦宜於用，惟籐牌只可禦鋒刃，而不能禦鎗子。愚擬改其製以革爲裏，上鋪棉絮，再鋪以絲棉，外蒙以細綢，內外以細竹片夾釘，庶招風而不爲風所颺，如此製法，鎗子或遇滑而難入，所慮者恐不能經雨，倘其可用，宜令與刀鎗爲一隊，每隊十人，二人執牌居先主衛，次則四人執長鎗主刺，再次則二人執長刀主擊，後二人執短刀專主前者擊刺中敵，則割其首級。嚴立軍法，有進無退。牌兵死，則斬鎗兵，鎗兵死，則斬刀兵，申明號令，使其隊各自戰，即遇事急路狹，一隊亦可分而爲二。昔戚東牟之立此法，亦因南方山林叢雜，如此則無擁擠失事之患。竊謂仿而行之，有利無弊。即或目今時勢已迫，不及更法，亦宜稍加變通，萬不宜泥守洋操，致將來自遺貽戚。而尤有可慮者焉，濱海之區，有延袤數十里，而閭寂無人者，如新竹至後隴一帶是也。日人最善由小港及無人之處登陸，而此間汊港紛歧，曠野連綿，無處不可登岸；設使徑用小船偷登，分馳南北，則我將驚惶無措，首尾不顧，大有束手就斃之勢。然而分軍防守，不特防不勝防，且亦無此軍政，計惟有由北至南，相距一二里之遙，即設一烽火墩臺，令二三名兵住守，倘遠見敵寇登岸，則速舉烽火，左者，右者，一時連類同舉，不

半日間，而全臺盡知，庶戰者守者均各有備，而不致倉皇無措。竊以謂電音雖捷，然機關須擇地而設，此則可星羅棋佈於鄉野，實足以輔電報之不及也。更有宜設者，敵人工於偷登小岸，其登岸也必用小舢板，當此之時，我軍雖見其欸乃而來，而亦無法阻拒，何則？舢板行於海濱，忽出忽沒，大砲既難施力，而洋鎗碼力則我遠遜於敵，不特難以命中，我兵且有驚惶先潰者。竊擬於沿海一帶，或倚山麓，或傍民居，相距百步，設一小暗砲臺，內置格林砲一尊，其砲臺不須精緻，惟須以隱藏不露爲上，以十兵管理一處，倘見敵用小舢板登岸，則四處轟發，苟能擊沉數隻，彼必不敢近岸。欲攻燬，則不知我之砲在何處。此法不僅禦敵於水，即使登岸，我亦可四面兜擊，擾亂其心志，轟擊其陣隊，則較之用洋鎗對擊者，必勝萬倍。惟須擇廉幹勤快，膽壯耐勞之員，分段督理，方可得力。又此法亦可施於商船之中，平時則泊於港內，迨其前來，則出港遊弋，見敵舢板開砲轟擊，彼兵輪上或用大砲擊我，則可忽東忽西，砲碼萬難命準。惟所憂者，難得如許之忠勇人耳。甚或通敵輸情，則反爲害矣。然而現當多事之秋，人才薈萃，況夙稔我帥知人善任，倘蒙俯採芻蕘，則濟濟者，皆可因材器使也。大抵我軍禦敵於水，不若禦敵於陸，禦敵於陸又不若不使登岸爲愈也。管見所及，用敢錄陳，伏乞鑒覽而訓誨之。

三月二十日。

集集街乃內至埔里社，外至彰化之要道。且旁通臺灣、雲林二縣。岐路四出，宵小易藏。局內本有屯勇四百人駐防，然多老弱疲軟。兵事起，各洋行羣至局，請添兵勇防守。因稟請由埔里社屯營撥兵一哨駐集。並請將現駐屯勇裁撤。由局另募精壯防勇以資得力。均奉中路腦務總局署臺中府孫藩憲太守（傳亮）照准。屯兵於三月初移扎成軍，即接府友來函云：割臺議定，限二十日全讓，囑將局事作速料理。接閱之餘大爲驚駭，不禁上爲朝廷哭，下爲臺民哭，再爲四海之子姓哭。嗟乎！臺灣自康熙二十二年入版圖，至光緒二十一年，二百

十二年中，經兵事者數矣；乃不亡於大國，而亡於小國。不棄於兵戈，而棄於揖讓。何我朝廷之忍恥！何我臺民之不幸！而四海之子姓，當痛極憤極之時，必有不寒而慄者矣。嘗聞繆獻甫孝廉談及程挺生太尊（一鶚）言同治甲戌年，福建有某司馬擬赴臺灣，當時有陳司馬某、程二尹某，二公力勸某司馬萬不可至臺。某司馬初不爲然，二公勸之愈力。某司馬詳詰何故，始不肯吐，繼而曰無他，吾昨至陰曹見臺灣劫案已定，萬不能逃，君去適罹其禍，吾不忍知而不言也。蓋二公相傳皆爲陰官，或每日一赴決事，或間日以往訊斷皆不定。而見其緊閉門牕長臥，則其時矣。此爲福省人所共知者。逾數日，二公復向某司馬曰：今可亟去矣。某司馬異其反覆，則曰：鐵案本不可移，昨經關聖帝君向天帝再四奏懇，暫寬劫限二十年，察臺民究知過否，再行定奪。繼而日人果冒然犯臺，由恆春登岸，盤踞數日，酬以銀四十萬而去云云。予復以此語詢諸王桐封姻丈（錫圭），云果有此事。程二尹今尚在福，孰知甲戌既過，而甲午難果興耶？此姑無論斯語是否不經之談。然即使事雖前定，而究歸人謀之不臧也。噫！

初三日，予以各腦棧欠繳徵項爲數甚鉅，而割地之信彼等復先知，窺其意欲求免納。予再四敦迫，始各限日以往，然究當作如何收法，不得不稟承總局指示。因於是日赴府，日暮抵郡，即至府署謁見孫太尊稟商一是。時林圯埔局員徐笠峰二尹亦以此事來府，同寓於王槐三丈處。初四日晨同返。予行四十里至南投，日之夕矣，遂借宿於吳吉儀茂才家。茂才，南投之巨室也。予往來皆借寓焉。是夜即聞有潰勇士匪相繼而起，沿途搶劫，紛亂如麻。草嶺、濁水一帶，不計其數。初五日晨欲行，衆皆力阻，云非有勇護送，萬不可輕進。予尚猶豫，已初，忽傳有屯兵營某哨官、某幕友昨宿旅舍，今晨行至離南投十里地方爲匪人劫其物，傷其人，不能行矣。時吳茂才於前一日赴他鄉，午間回宅，隨護者十數人，均執械。土著均如此，可知其勢之盛也。予隨帶祇二勇，難資護衛，因草字飭一勇由間道至局飭派勇來接。申刻，胡管帶王良率勇二十名前來迎迓，謝汎舟飛鵬亦隨來，吳茂才復代覓南投土人二十名，迤邐由山徑前進，夜幕時，深山重嶺疊，行

之，頗爲艱難。與夫滑跌屢屢，至局時業子正矣。時見一街之人，皆傳匪人即來劫腦局、劫腦行。驚惶莫措。予以深夜莫辨虛實，惟飭防勇營官胡弁、屯兵哨官張弁、劉弁，及汎地謝弁，共相嚴守柵門，慎加防維，靜以待動而已。而徐二尹行四十里至社頭竟爲土匪擄去，嗣經設法贖出。險矣哉！予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也。而臺民之變悍，於此可見一斑矣。

初六日，聲勢尤甚。匪黨昨宵遣人來言，倘給以番佛四百尊，則可保無虞。當經申飭斥逐。故彼類決欲得而甘心也。遙見三五十人一陣，六七十人一隊，携帶軍械，由街南北溪底過者，不可勝數。諸弁屢請出擊。予謂防勇成軍不及十日，未經訓練，而屯兵額既不足，卒盡羸弱，皆不可用。雖合之有五百餘人，以之自守，則彼類不知虛實，必不敢貿然來犯。設或一擊而敗，則反成開門揖盜矣。況匪類數既無定，人皆亡命，突然出擊，殊非知彼知己之道。因以西柵門責屯兵與防勇共守，東柵門責防勇守。飯食休息，輪班更替。槍火軍械，不准離身。而街旁之各柵門，則令以腦箱裝土，疊而塞之。一面飭勇資稟由間道至府請援，一面招腦丁一百二十名至集防守，自帶軍火，局給口糧，名曰鄉勇。飭其於四面設立望臺，晝夜眺望，又飭各洋行自行雇募腦丁番丁，家各自守。予則偕帳友祝子誠兄（慶年），文案友曾南金兄（宗濂）督同各弁四處梭巡，嚴稽勤惰。外來游手好閑者，驅逐出街，匪類見內守緊嚴，欲用火攻，是夜忽降大雨，詭謀遂不得逞。

初七日，勢稍解。匪黨尚不時至柵門外窺伺，均開鎗擊退，仍督各弁嚴察堵禦。初八日匪勢如昨。午間由府遞來北電云：割澎不割臺，實北垣靖匪之計也。予因飭召總理陳長江至集，令以此電示之，囑其設法諭散匪黨，否則事平後定須稟請懲辦。陳長江者，集集街之地惡，而充鄉約總理者也。素與埔里社廳潘懿卿通守（文鳳）有嫌，故藉割地之變，官法不行，糾合黨類，思劫廳署。乃行至廳城，防備甚嚴，志不得逞，遂反而思劫腦局。又以嚴堵不能入，誠爲此事之罪魁禍首也。迨經示以北電，頗覺惶遽，即唯唯以去。午後，遂見匪類紛

紛由溪底向山外行矣。此可證其勢力之大也。是日去府勇返云：北至新竹，南至安平，匪徒充塞，途皆不通。是夜，東興、怡記等洋行，由南運來之銀五千元、煙土數箱，在路均被搶劫。推北中路起匪之由，則以林觀察前月遣員至臺彰一帶招勇數營，行至新竹，忽令散軍，蓋以已知割地之信也。於是所散之勇，沿途作匪，以至如火燎原。若臺南本有數匪首藏伏，如簡大度輩是也。一聞和議，遂與北中路同起，此無足怪者。數日來，行道被劫者，不一而足。府城竟有始出城門，即遭搶者。尚有起謀欲劫府庫者。府尊亦如臨大敵，兢兢自守。予數日間，袖鎗懸刀，晝夜不能稍安。蓋土崩瓦解之勢，雖大智大勇，亦莫從施其力也。處此者，能無慄慄危懼乎？

初九、初十漸次解散，惟濁水溪、草嶺等處，尚有一二起人作斷路生涯。時北中南三郡均遭營沿途剿殺。臺南則斬首四十餘名。五月初，予行經其地，尚見路旁累累若也。

十四日府尊遣羅松雲二尹（樹勳），帶勇一營至集巡查，而匪類始全行潛藏。予因日來異常勞頓，去歲所患瘧疾復發。

十八日予遣眷由北部先行附輪返申，予亦赴府見府尊，力陳病軀難膺重任，請委人接辦。而府尊不允。予遂暫寓於王槐三丈處，藉以養病。

二十八日予在府，府尊示以北電云：士紳公舉唐薇卿中丞為總統，劉軍門為大將軍。改臺灣省曰臺灣民主國，定於五月初三日恭上總統印。照萬國公法為自立之國，以與日本抗衡。時邱逢甲主政，復遍貼四言諭示，略云：日人殘暴，宜起義憤，得敵將首級者賞若干，得敵兵首級者賞若干。一時街談巷議，壯氣勃勃。昔之蠻悍者，均變為義勇矣。然巨紳大商由鹿港、梧棲等口，乘商船逃赴漳、泉二州者，不一而足。米石亦紛紛出口，不守禁示。而各巨室之藏鏹，亦即裝於米囊而去。人心不固，早知其議論多而成功少也！

五月初六日予返集，以府允委人代辦料理局務也。自予晉府，惟祝子誠兄督同各哨代為巡防，頗覺安靜。胡管帶則以送眷赴北，前數日防守，惟胡管帶最為出力。胡、紹興上虞人，與予曾訂蘭譜者也。

初七日午後，正滂沱大雨，忽有腦丁來局報曰：潘通守家眷行至土地公嶺，草中突起匪人六、七十名，蜂湧上前，斷其轎杠，劫其行篋，旁有一腦丁欲為勸解，即以鎗擊斃之。予急派勇飛往迎迓，一面命嚴加防守，防其反突。至暮，陸續而來。最難為情者，為通守之孫少君，以與為匪類所毀，倩輿夫扶行下嶺，由嶺至街，路距八里，而又值大雨不已，苦矣！所幸眷口雖受驚而尚未受傷耳。在局休息數日始去。

初九日，胡管帶由北回，王桐丈有書來云：唐帥初二日接總統印，顧緝亭方伯（肇烈）於是日附輪內渡，予眷亦於是日始行。是時北垣城內外兵民紛紛皇皇，已成亂亡氣象，而撫轅中軍李文魁，尤屬橫行。惟各洋行依然不動云云。李文魁，徽人也，本為撫署親兵什長，緣事實降為兵，復以事斥革。孰知彼實哥老會匪中巨擘，親兵隊中素所尊服者也。先是四月十八日唐帥家眷內渡，所有搬運行李下大稻埕駁船，均係親兵，唐帥賞洋以酬勞。乃方中軍侵吞過半，實惠不能下逮。兵士知之，敢怒而不敢言。至次日，親兵正在搬運，方中軍持械立大堂，督其勤惰，所負之物，稍有碰損，而方中軍遽行大罵，並以械擊之，兵士初尚忍受，迨由大稻埕回，而猶申申怒詈，眾親兵遂一擁而上，拔刀亂揮，斃方中軍於刃下。眾兵知事難了。洵洵圍聚，大有反逆之勢。唐帥急閉宅門，深藏以避。楊西園軍門時駐節試院，聞驚帶兵來援，行至轅門，惟見鎗子如雨，自大門出。軍門亦飭兵士開鎗回擊，惟時左近居民因觀望而斃者，不計其數。繼而淡水縣李麗川大令前來，再三撫慰，問其所欲，始言如以李文魁為中軍，則可相安。於是，唐帥急召李文魁授以中軍。李文魁之猖狂，遂自此無底止矣。迨五月初間，基隆事急。文魁服洋裝，率領多人至撫署請見，言多不馴，其隨帶者皆掛刀立於階下，若有謀逆之狀。時侍側之葉巡捕覺其事急，目語唐帥，亟送其行而免危。嗣後在臺搶劫擄掠，無所不為，直至閏五月滿載逃至廈門，以黨類自攻，為楊軍門訪問拿獲梟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跋扈果何益乎？夫李文魁固不足論，若方中軍者，可謂不識時務。至唐帥則不知擇將，不善將將之咎，亦不能辭。

。此所以臺灣之民未受敵人之荼毒，而先膺亂勇之鋒刃也。

自四月杪，日船屢至口外遊弋，欲登岸而不敢冒然從事。至五月初，李伯行觀察乘輪至基口外，與敵人交割後，而敵船遂蜷集矣。然尚猶豫，祇以稔知臺民義憤填膺也。

唐薇卿中丞接總統印後，遍出告誡，皆激厲民心之言，讀之頗覺義高如雲。其官銜曰：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臺灣巡撫部院布政使司。其印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仍如巡撫印式。署門立黃旗二，大書民主國字樣，改藩署曰內部，專轄政務，改籌防局曰海部，專轄兵機，餘仍舊貫。

十二日，署埔裡社廳溫司馬（培華）由北赴廳接篆。過集集街時，留飲暢談，言及北垣官商民遷移紛紛，各衙署亦幾空如洗。時臺北府更俞蔚臣太守（鴻），淡水縣更凌英士大令，均係月初始行接篆。窺官場之意，皆持走字訣耳云云。而溫司馬談吐之間，猶若接篆後將大有一番作為者。是則予不解也。此時早奉上諭，飭文武分班內渡。第唐帥壓擱不行，故宦途皆未奉明文。然不論其有無，地既割矣，官必遷矣，此不待言而明者。捷足先行者，固屬膽微識小，貪戀不去者，亦為利令智昏，均之無當耳。

十六日，余復至府，以交替局務也。接辦者為林景雲二尹（觀光），廣東人。本為集集街腦商，不願離臺，故府尊委接此差也。嗣聞於六月中因疾作古，東望鯤島，痛惻頗深。惟時予仍寓王槐三丈處，至府署及彰化縣丁調臣兄處刺探北事，所云皆紛紛不一。然驛路電線均不通矣。而楊觀察、林觀察均急調赴北應援。乃行至新竹、大甲，擁兵不前。以意度之，知臺北必不守矣。而南中各路，均安謐如常。且前數日署臺灣縣史博侯大令（濟道）、署雲林縣羅潤甫大令，尚由北來接篆。臺中府黎伯鄂太守（景嵩）亦擇於十七日接印。當時閩城文武紳董，皆依舊脚靴手版，冠冕趨跲，真可謂好整以暇者也。

二十二日林觀察棟軍退回彰化，楊觀察由大安海口遁。知臺北失矣，然而未審其詳。嗣聞王桐封丈云，日人初八日由基隆金包里登岸，初九日湘軍接仗小勝，廣勇繼進而敗，後隊見敗即譁，羣相潰逃。唐

帥惟時在基隆督陣，見勢不可為，於初十日返北部署行囊，十二日夜遂縱火焚撫署，微服而逃，各官皆隻身遁走。時日人之登岸者，不過二三百人耳。唐帥既至滬尾，登駕時輪，以無潮不能出口，為李文魁所知，亟至外砲臺，聲言唐帥若行，則開砲擊船，唐帥急遣人賄之，復倩德國保商兵輪，洋人至砲臺去其機關，使不能開放，而觀音山砲臺聞知，亦效其所為。船中為之擊斃者六人。唐帥復請德兵輪開砲擊燬其臺，始克駛行。是夜城內艋舺、大稻埕均如絲之勢。次日廣勇、淮勇潰散，至北殺人焚屋之事，無處無之。庫款尚餘二十餘萬皆被分劫，土匪亦乘之而起，四處蹂躪不堪。惟各洋行高張國旗，緊閉鐵扉，無敢過問者。於是艋舺、大稻埕居人，各聚義自守，亂勇不得逞。向新竹等路而去，行至中途，多為土人截殺，可為大快人心。惟土匪之亂愈甚，士紳因詣基，公請日人至北安民。十六日日人至北，土匪即漸斂跡。然鄉僻仍肆無忌憚。故王桐丈於十八日行，尚被其小劫也。惟日人法律甚嚴，有一著名土匪，日兵擊獲，縛之以木棉灌之以煤油，燒化之而後已。又有土匪二十餘人，正在搶劫，為日兵三人瞥見，直前擒獲，均蜷縮不敢動，亦可云奇矣！日人至北者，一總督樺山，一臺北府某，一淡水縣某，並兵士數十人而已。至北後，四處游行，以察輿情，時桐丈寄寓大稻埕東蒼芳酒樓，其總督等偕至樓中共飲，臨行予以番佛一尊而去。桐丈寓於左側室內，壁中窺見者也。嗟乎！唐帥若當奉旨後與日人約明，不得傷我官民兵商，訂日交割，則上可不違君，下可不損民，而公論亦不得為非。苟其欲為驚人奇業，必當先具過人卓識，將不濫選，兵不濫招，即使基隆不守，亦可退至新竹！設再不守，則臺中、臺南均可為退步；如實不能支，則與臺始終，以身殉之，庶幾一片忠耿之心，尚可表白於萬世；乃地已割而思據；敵未至而兵潰，始則布置無方，繼則倉皇出走，且尚有滿載交趾寶物而歸之說，不得為流芳，不得為遺臭，雖有百喙，亦難諱莫如深矣！圖終慎始，後之欲建偉略者，尚其以之為鑒乎！

二十一日府城門禁復嚴，團練勇終日坐守，嚴密稽察，准入而不准出。官商士賈，街談巷語，無一可聽者，聞沿途又有搶劫之事，離

亂張皇氣象，復如清和初旬景況。予本擬是日由臺南附輪內渡，以無人夫而止。

二十二日晨，予偕胡管帶帶數勇乘輿行六十里，過寶斗鎮，至荊桐巷，寶斗屬彰邑，荊桐屬雲邑，寶鎮大鬧市也。次日行四十里，過他里霧至嘉義縣。他里霧，嘉屬也。入城游行，見閩閩依然如故，而亦間有遷移者，前縣鄧季垂大令（嘉績）已行，接任者爲大武隴巡檢孫瀛生少尉。嗣接祝子誠兄函云：日兵至嘉，少尉被擄作工，扛埋屍首，乃兄遇害，亦經少尉收埋。後被奸民，因財設計，指名加害，竟被收禁，迨後解至臺南，病幾至死，幸日民政憐憫釋放，始得身回內地，此亦不見機之過也。予復以先十嬌靈輿尙厝蕭寺，以時促不及扶運，且劉軍門在臺南海口稽察出入，甚爲嚴密，亦不能出口，因親往察視，囑局中勇丁寓嘉者爲之照看，現託子誠兄代爲浮葬矣。次日復行六十里，過下加冬，至茅港尾。下加冬嘉屬，茅港尾安屬也。旅邸中滿住澎湖敗勇。時因陳繼生二尹建旗招募，故麇集於此，何均在夢夢中耶？次日，復行四十里，過看西街至臺南郡，假寓北勢街怡記洋行。是時劉軍門從容坐鎮。安平一帶，營勢聯絡，地雷遍布，由安至旗海邊，均用竹爲浮橋，以通來往。而砲臺則不甚經意，蓋爲安口無險可憑。以死臺擊活船，必難得力。故惟精練陸師，專防腹地，每日或

自率勇查防，或派員梭巡，晝夜絡繹不絕。惟軍法雖嚴，而糧餉太缺，因於口岸飭人查守，凡有內渡者，搜其行篋，如有銀洋則留八還二，以作軍食。誓守赤嵌，不讓日敵，敵亦畏其先聲，雖屢在口外游弋，而終不敢施一砲，進一步。署安平縣忠若虛大令（滿）襄理防務，亦頗盡心竭力。故臺南安如磐石。上海申新滬各日報所言，五月以前戰守各說皆子虛也。此後如何則不知矣。至商情則遷移內地者固不少，支持殘局者尙多。是夜行主張君招飲，並召妓侑酒，主賓皆歡，履驚險之地，如安樂之窩，可謂能鎮靜矣。次日適黃埔載糖赴滬，晨起，偕行友蔡君同乘馬車至安平見劉軍門。壁壘一新，旌旗生色。各洋行內皆有洋兵數十名駐守，海口復泊英法兵輪數隻，保護彼國官商。午刻，乘駁船出口登輪，風浪平和，絕無顛簸，戌刻鼓輪以去。予向安平三揖而作別矣。時乙未五月二十六日也。同舟者，有署臺南府朱調元太守（和鈞）、嘉義縣鄧季垂大令。子刻，過澎湖，以無月不能瞻眺。次日行至溫州洋面，遇大霧停輪一宵。次日霧仍不解，至二十九日酉刻始抵吳淞，以潮退不能進口。遙瞻歇浦，欣慰良深。閏五月朔，舟駛入口，仍以霧不敢直抵碼頭。至下海浦換雇小舟，至怡和碼頭，登岸入城，時予眷暫寓滬城，闔家團聚，共慶化險爲夷矣。